



覓菩提

承天禪寺第二代住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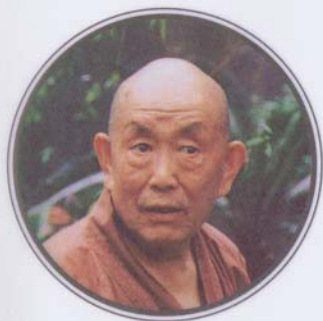
傳悔法師 □ 述

釋道邊 記錄整理

承天禪寺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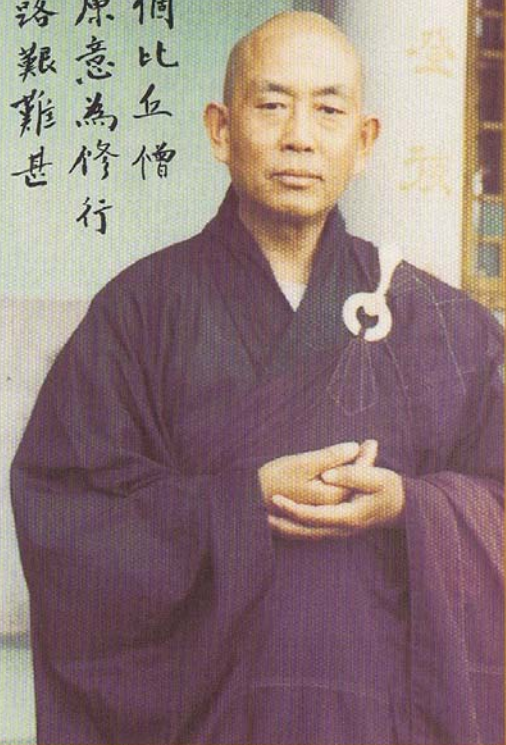
常將佛號抱持在心裡，外表上則要隨緣，用功要自然地用功夫，不一定盤起腿來打坐才是念佛、才是用功夫，吃飯、做事就不能用功夫，不是這樣，我們在隨緣中不失佛號，我去搬石頭，心看重佛號；我去搬木材，心看重佛號；掃地，心看重佛號；空閒時，心裡自然地想起阿彌陀佛……，這就是一種用心……。



覓
菩
提



我是一個比丘僧
出家原意為修行
菩提道路艱難甚
做事念佛應苦撐



覓 菩 提

目次

- ...3 永入無生路，長為不滅人
茫茫堯甲子，天地幾回春...
- ...21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已幸聞
明師又示成佛路，三大勝緣集吾身...
- ...45 明潭又回承天寺，道業指針遵廣公
財分內外願皆捨，但求蓮花座下生...
- ...55 三部法華消獄業，十年辛苦脫牛胎
菩提道果誠難覓，日常事中仔細尋...
- ...71 道場就是選佛場，且莫認為是獄城
努力消除重重障，菩提彼岸願同登...
- ...87 不學釋迦苦行林，不學廣公老虎洞
念佛做事隨緣了，此是承天真道風...
- ...99 【附錄一】有關柳昇的說明...
- ...103 【附錄二】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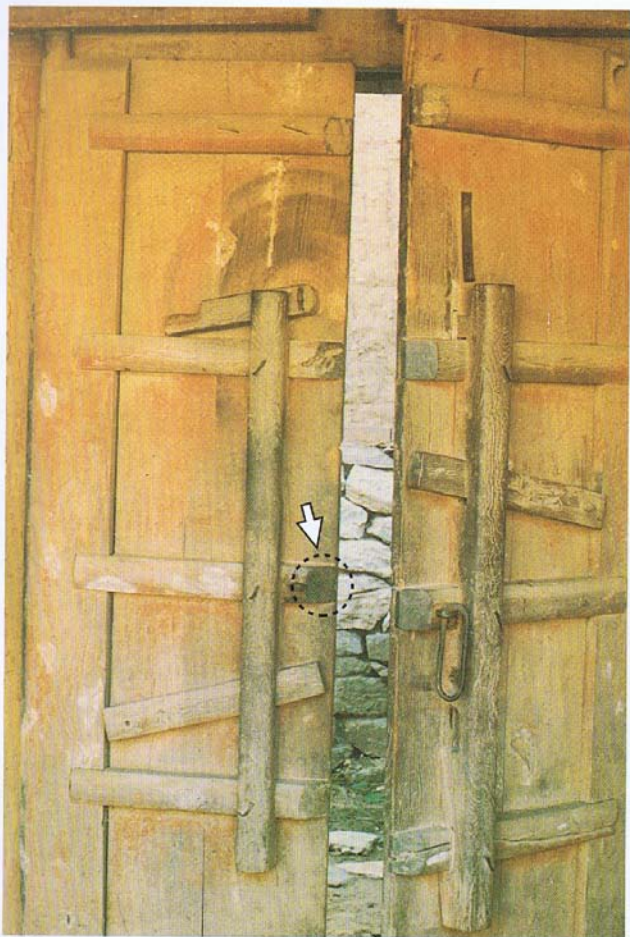


永入無生路 長爲不滅人

茫茫堯甲子 天地幾回春



• 民國43年（1954）攝於台中，時年32歲。



- 柳家屯故居大門內面。左半扇門上，由下向上算第三根橫木近門緣處，仍留有土匪所射的彈孔。（攝於民國 78 年農曆 8 月 29 日。）



• 民國 41～42 年（1952～1953）間攝於澎湖馬公。



• 民國39~40年(1950~1951)間攝。



• 民國41~42年(1952~1953)間攝。



• 民國43年(1954)於台中成功嶺攝。



• 民國47年(1958)攝。

山東省膠縣（現在改為膠南縣）的柳家屯，是我出生的地方，它距離膠縣七十華里，是個偏僻的鄉村，住的都是我們姓柳的族人。這一帶多山丘，到處都是莊稼，大部分的居民務農為生，我的父親啟泰公也不例外，一年到頭忙於農作，母親王氏則主持家務。

我們的祖先可追溯到明朝的柳昇，他是安徽懷寧（在今長江北岸）人，於永樂年間移入山

東。在我們柳氏家廟裡供奉的第一個神主就是他的，約一米高的朱漆牌位，上頭用金漆寫著「誥封融國公追封安遠侯柳昇」的字樣，其他五、六個神主牌略小一號，上面的官銜則是「世襲靈山衛指揮使」。靈山衛位於青島的西邊，是明朝二十四家指揮使之

一，我們的籍貫遂隸屬於山東，這是為什麼我們和柳昇籍貫不同的原因。

柳氏在靈山衛傳了五、六

代，因沿海倭人時常來洗劫，族人柳東魯、柳東仙遂離開靈山衛，向西北遷徙，越過小珠山到九十里外的柳家屯定居，而成為柳家屯的第一代祖。我小時候還看見過他們的塋墓，兩座墳並連在一起，兩人的事蹟共同記載在一塊碑文上，後來大陸變色，祖墳全遭剷平，我在民國七十八年回家鄉探親時已不復見舊日景物了。

我出生於民國十二年，上有

一兄一姊，兄名柳仁，姊名柳珮。我是老么，本名為柳信，後來父親為了避柳家屯第二代祖的名諱，幫我更名為柳僊。讀書後老師幫我改名柳偉，字之奇，二十幾歲時，因戰亂在外，怕被共產黨抓，都用柳之奇為名，戶政人員登記的時候，把之奇誤聽為子奇，我便將錯就錯地沿用柳子奇這個名字近五十年。

我小的時候並不聰明，六歲才學會分辨東西南北，因此我常

對人說「六歲吃豆粒」，也會從一數到二十、三十，但再多的數目便會數錯。我很愛哭，稍有不如意的事就會哭，惹得祖父常罵我是「哭瓜紐子」。我又很膽

好身，一睜眼，竟看到炕頭有一個白鬍子老頭，嚇得我趕緊把頭蒙在被子裡不敢看，從此有四、五年的時間不敢把頭放在棉被外頭睡。

小，最怕鬼，晚上天黑了以後就不敢一個人到前院去，夜間睡覺，頭要枕在母親的右手臂上才能安心入睡。十一歲了，還要跟著母親睡，有一天，睡在炕上，翻身時，突然有人擰我的腿，我嘴裡咕囔道：「誰擰我啊？」翻

八、九歲時父親就教我一些《三字經》、《百家姓》，十歲進入私塾，陸續讀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詩經》、《書經》等，大概到十六、七歲，局勢發生變化為止。

小時候，我對學佛即相當感興趣。我們山東那兒有九宮道，我九歲時就隨著父母親信仰九宮道，他們也叫人吃吃素、做做好事，有點類似台灣的一貫道，但

不了幾年，父母親即對九宮道沒有信心了，認為他們光說得好，實際上並沒有做到，我倒是覺得不要管別人怎麼樣，我們修自己的就對了。

是不完全一樣，沒有像一貫道那麼有組織，拿儒、道的典籍作為他們的基礎，只是教信徒出錢買功德，說將來可以得道之類的話。

從小我就很喜愛看書，祖父曾對我說：你要是早點出生，在清代，能夠去考秀才了。有一次，我在一本描述唐賽兒的綱鑑章回小說上，看到一首有關於修

我們隨著在初一、十五吃吃花齋，也給了他們不少的錢。信

行的詩，覺得很歡喜，而且一看就記得，至今五、六十年了仍然

印象深刻，詩是這樣寫的：

何日空岩下，跣跌入定真。
藤蘿繞瘦骨，虎豹護枯身。
永入無生路，長為不滅人。
茫茫堯甲子，天地幾回春。

我尤其喜愛「永入無生路，
長為不滅人」這兩句，心裡對修
行充滿了希望、遐想，時常思索
著如何「永入無生路，長為不滅
人」，也常常想著要出家，才十

幾歲的孩子居然已經會說「出家
無家」的話了。

九宮道並不能滿足我對「永
入無生路，長為不滅人」的需
求，它畢竟無法真正了脫生死，
其實這類信仰最容易流行在不開
化的鄉村，還有像大刀會、紅槍
會等的組織，強調刀槍不入的神
力等。

我小時候，鄰村即發生大刀
會和紅槍會相戕的事件，他們都
自詡刀槍不入，一言不和打起來

時，照樣躺下了十七、八個人。

他們的領袖因為某種因緣，或許有些特殊的能力，但無法究竟解脫生死，何況是這些標榜領袖神力的愚夫愚婦！

記得以前父親曾說過，光緒二十六年他到北京幫人作生意，正好趕上義和團在北京鬧事，他們舞拳弄棒，傳說能以咒語趨避洋槍大砲，高舉扶清滅洋的口號，慈禧太后等一班王公大臣信以為真，贊助義和團抵禦外侮。

義和團倍受倚重，蔓延神速，搗毀教堂，圍攻各國公使館，洋鬼子一氣之下，八國聯軍攻打清廷，義和團說什麼刀槍不入，洋鬼子機關槍一掃射，全部死光。

隨著年歲的增長，心裡認為讀書是比較重要的事，就不再信仰九宮道了，二十歲以後的我，重心擺在讀書上面，一心一意想找個地方讀書。

我青年期的轉捩點，應該從父親去世開始說起。

民國三十一年，當時對日抗戰還沒勝利，父親六十四歲，我二十歲。

家中連續出現三個不祥的徵兆，第一件是家裡養了很久的老母豬突然死了，我們也沒有聯想到什麼，只把牠的肉煮來打打牙祭。

第二個徵兆與驢有關。台灣農民一般飼養牛幫助農作，牛在

山東卻很少見，養了也很少做事，吃的東西又很好，所以俗話說「山東牛吃豆餅」；而山東，人們普遍餵養驢子，驢子的力氣大，用途很廣，耕作、馱運、推磨、供人騎乘，尤其女人、小孩出門騎驢相當方便，所以俗話說「山東驢成天不閒」。

我們家也養驢子，有一天，我經過驢廄，驢子把頭擺來擺去，跟我討東西吃，擺動的方式像極了辦喪事時，人拿著紙驢、

紙馬搖擺的姿態，牲口平常是不會這樣的。我們山東地方的習俗，人若死了，要把亡魂引到土地廟去，準備三頓飯菜到土地廟裡祭拜亡者。

最後一頓除了飯菜以外，還要準備紙紮的轎子、紙紮的馬、驢等，給亡者當交通工具。因為人死後靈魂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到哪裡好，他的子孫必須在一旁幫他指路，儀式由亡者的長子引魂，口裡呼喚亡人：「某某人！上馬（轎）！今天是最後一頓飯了，土地爺爺這裡不能再住了，你要往西南西去喔！」然後將紙索拂一拂，把亡魂招到紙索上，假若亡魂坐轎，就把紙索送在轎上，如果亡魂騎馬，就把紙索送在馬上，然後把紙轎、紙馬燒掉，供亡者騎乘。

為什麼要叫亡者往西南西去呢？西南西，其實指的就是四川酆都——閻王爺住的地方，在山東的地理位置來講，酆都正在西

南方。當地的土地爺爺只管亡魂三頓飯，過後就要去閻王爺那兒報到，審查一生的功過了。

在我們山東那裡，人們沒有善根、沒有福報聽聞佛法，也不知道有一尊阿彌陀佛，有個西方極樂世界可以去，人死了光知道叫他去閻王爺那兒，去閻王爺那兒就只有六道輪迴的份，連中國最聰明的孔子也不知道有極樂世界，他說「未知生，焉知死」，他們看重現世的禮教、做人等方

面，沒有死後的去處可言，人死後只能到黃泉地下做鬼了。

我看驢子猛搖頭，像極了喪事裡人搖擺紙紮驢馬的模樣，搖得我心驚膽寒，不知怎麼搞的，我直覺它是個不祥的徵兆。

第二件是我們過年的時候都要迎喜神，大年三十，吃了年夜飯，按照曆書上的時間、方位，準備香燭及五個饅頭為供品，到村外向喜神燒香磕頭。拜完要回去了，收拾東西時才突然發現少

了一個饅頭，找了一會兒也沒找到，我們人都在現場，也沒被野狗、野貓叼走，好端端的，怎麼會這樣呢？心裡便覺得有點兒蹊蹺。

了十四、五歲很自然地不願意跟母親睡了，而改睡在父親身旁。二月十五日那天早上，父親起身時隨口跟我說：「昨兒黑夜夢見到西南崖去了。」

我們家在村頭上，家裡一個堂門、三個睡房，堂門是吃飯的地方，我和父母親睡堂門右邊第一個房間，兄嫂則住左邊第一個房間。之前曾提過，我在家中排行老么，膽子很小，一定要跟母親睡在一塊兒，但男孩大了，到

「西南崖」，就是指我們的祖塋，當時他隨口說，我不經意地聽，誰會去想那麼多呢？後來，我才回想起父親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沒事情到祖塋去做什麼？原來就是父親即將去世的夢兆啊！

二月十五當晚，大家剛吃過飯不久後，閩長柳啟峰來叫門找父親出去，可是大家白天都上村外做了一天的事，感覺疲倦了，父親不願意出去，只是站在門裡隔著門和柳啟峰講話，我們也不曉得他帶了其他的人來。

他們主要的對象是父親，原意可能是要勒索錢財，見父親遲遲不開門，有個人竟然自己翻牆進來，我們的圍牆不高，搭個肩膀就可以輕易地翻過來了，我哥

哥聽到人落地的聲音，很機警地抄起扎槍衝到前庭去，扎槍是平常就準備好以防萬一的，我也順手拿起一把扎槍隨後助陣。

到了前庭，十五的月光明晃晃的，把大地照得像白天一樣，院子裡，原先翻牆進來的土匪已經和我哥哥打起來了，土匪反手抓住哥哥的扎槍，兩人僵持不下，我見狀趕緊跨步上前，從旁邊扎土匪一槍，土匪反手又抓著我的扎槍不放。

在圍牆外邊接應的土匪知道我們人都出來了，情況不妙，為營救裡面的土匪，猛然朝著門關開了好幾槍，把門打開，好讓裡面的土匪逃出去。

父親站在大門內被槍彈擊中，他立即往堂門內閃避，在堂門口急促喝道：「快打！快打！」而土匪則迅速逃離，我隨手拿起土製炸彈往他們逃逸的方向扔去，轟隆一聲完了，他們害怕我們追上去，竟又回打了一槍。

他們跑後，我和哥哥回到屋內才發現，父親被剛剛那陣亂槍打中，挨蹭到左邊兄嫂的房間，一進門就倒在炕前斷氣了，死亡的主要因素，是右手臂動脈管破裂，血流過多致死。而母親也在混亂中受傷了，大腿被手槍打了一槍，肩膀也挨了一槍，這槍似乎是步槍打的，肩頭上的肉削去了一大塊，事後請醫師治療了好久才復原。

我們回想起未出事之前，柳

啟峰曾來我們家探路，問我們家的炸彈放哪裡、槍砲放哪裡，出事的時候又是他來叫門的，因此我們懷疑他跟土匪勾結。

我當時還小，不管事，哥哥長我五歲，都是他在處理這些事，我們還有一個近房的三叔——柳啟端，字正齋，以他的才幹是夠資格當團長的，他的為人很護持正義，也幫著哥哥到膠縣城打官司。柳啟峰因有嫌疑，被關了一段時間，後來靠他姊

姊、姊夫的關係出來了。當時膠縣是屬於偽軍區，他們也審查不出什麼名堂，父親的死，最後竟然以不了了之收場。

人的命像朝露，短暫易逝，這個幻軀彷彿是我們所有，但它什麼時候要沒了，我們卻也無法知道，自己都不能做主了，更何況他人？即使親如父子也無法相替！別說在亂世身家財產沒有保障，就算太平盛世也免不了無常老病的摧折。

生命的意義何在？如果生在
世間是樂的，那麼眷屬應該長相
歡聚，為何一剎那間冥陽兩分，
生死茫茫，不知所終，每每憶
起，令人衷心哀痛。

父親去世後，時局越來越不
平靖，首先是日本鬼子作亂，接
著鬧共產黨，我門家被列為富農
階級，遭到清算鬥爭，被掃地出
門。真是時代變了，想要老老實
實地在家種田也不可能了，我在

家裡也待不下去，老實人到了這
個地步也只得離開家門，出來另
尋一片天地了。

二十歲，原本就有心讀書的
我，離開柳家屯到離家十幾華里
的六旺小學讀書，功課很好，可
是天不從人願，日本鬼子時常來
掃蕩，搞得學校沒辦法，讀了一
個學期就宣告解散。

二十一歲，黎明中學在辛安
復校，我即入學讀書，但因距離
青島還是很近，很危險，上不到

幾星期的課又宣告解散了。

二十二歲的冬天，奉母之命在家成親，本二（妻子）呂琮，二十一歲，是鄰村的農家女孩，性情賢淑。但我因為讀書的關係時常到處跑，婚後夫妻倆真正相處的時間還不到四個月，來台後聽說她四十歲左右即在原籍病故了。

民國三十四年春天，抗戰尚未結束，兵荒馬亂的，想找個安定的地方讀書也不容易，我和村

裡同是讀書的朋友一共六個人，遠赴鄰縣即墨投考日本偽軍的小學教員甄試，六人中有兩位被錄取，我是其中的一位，於是我就先在小學教書，打算等過一陣子時局穩定一點，再另尋學校讀書。

我在即墨六區的魏家莊中心學校教書，教了一學期，放暑假了，我便回柳家屯幫忙割麥子，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萬物逐漸收斂含藏，八年對日抗戰也恰好在

這時譜下休止符。

秋收完了，抗戰也勝利了，

我和幾個朋友又計劃一起去讀書。

就在臨出門的四、五天前，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定海（南海普陀山一帶）的一條小船上，船上有一隻白公雞，我看了嚇一跳，這是不好的預兆！這也是我們山東地方的風俗，人如果

客死在外地，要拉靈回家鄉，必須在棺木上縛一隻白公雞，所以

白公雞對我們山東人來說是不吉祥的象徵。

當時，我嚇了一身冷汗醒過來，這是一個不好的夢境，尤其在我出門讀書之前，我是想到外地讀書，但並沒有長留在外的打算，讀完書還是要回家的，夢見白公雞，是否意味著我出去後就不會活著回來了呢？

做了這個夢以後，我心中惴惴不安，在街上看到鐵口直斷的算命先生，便請他幫我批了個八

字，他也勸告我最近不要遠遊，

否則出去就回不了家了。加上算命先生的肯定，我更加惶惑，但也沒敢跟家裡的人提這檔事，因為這是一件壞事情，講了叫家人白擔心也不好。

如果不去呢？都跟朋友約好了，怎麼能夠說不去就不去呢！雖然它叫我心裡不舒服，但畢竟它只是個夢境而已啊！時間到了，我還是上路了，只是——心頭上懷著這件事離家，而且它還

影響我後半生的決定。

民國三十五年，因為共產黨在各地地方活動，時局不太平，我只好放棄讀書，回到膠縣縣政府政工隊做事。同年春天，共軍攻打膠縣。

那天晚上我睡在城隍廟裡，大約八、九點鐘，我才剛睡下去，突然「轟」地一聲震耳欲聾的大砲聲撞擊著寧靜的夜空，我的神經不由自主地緊繃起來，緊接著，噠噠噠……機槍掃射聲直

響，是國軍和共軍開打了，槍砲聲響了一夜，天亮時，有人一路跑來，喊著「反動！反動！」的口號，更可見國軍和共軍在屋頂上打來打去。聽人家說，昨晚轟的巨聲就是共軍學曾國藩挖地洞炸石頭城南京的方法，在距膠縣城二、三華里處開始挖地洞，貫通到城牆下，裡面放置炸藥，把城牆轟坍了，攻進城來。

再晚一點，膠縣外城已被攻陷，共軍把我們這些沒武器的百

姓都趕到一起，到了飯後又把我們趕出城外，我們出城後，忽聽得一聲轟隆隆，回頭一望，城隍廟給炸了，屋樑都打落下來，牆也坍了，左邊有個人中彈倒地不起，情景極為可怕。不久之後，共軍又趕著我們走，離城四、五天後，戰地司令可能覺得留著我們沒什麼用途，便下令把我們給放了。

雖然恢復自由之身，卻也無法回家，家鄉到處是共產黨，

回也回不得，剛好裝備齊全的
五十四軍在青島下了地，五十四
軍都是南方人，在北方言語不
通，政府一方面為照顧學生，便
招考一些學生居間作翻譯，我們
村裡幾個常在一起的朋友便相約
到青島參加他們的考試，考的題
目都很簡單，我幸而錄取為政工
隊員，住在即墨縣南的城陽鎮，
暫時有了棲身之所。

在青島期間，我也曾經接觸
道教，有意出家，還跑去道觀一

個月，但是沒有結果。青島有間
湛山寺，是倣虛老法師建設的道
場，民國二十六年間曾請了弘一
律師來講經，可惜當時我沒因緣
接觸。

在政工隊待了快半年也沒什
麼事，到了秋天，我便請長假回
到中心國校教書，因為大家彼此
認識，都很歡迎我去。過沒幾
天，共產黨打到了即墨，就在學
校附近活動，逼得學校不放假也
不行。那時，共產黨到處抓教

員受訓，我原本叫柳偉，因怕被抓，便改以字為名，叫柳之奇，躲在同事家裡。共產黨這樣搞，弄得我想回去也不可能，我們村裡好多人都離鄉到青島去了。

快過年時，我偷偷地回家一走，討論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走，因為整個局勢到了這個地步，想在家裡安安定定的已經不可能了。

我們家鄉的人對當兵都沒多大興趣，俗諺說「好漢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所以鄉人不大喜歡當兵，但大環境急速地轉變，不走也不行，膠縣七區、八鄉、二鎮的青年幾乎都出來了，大家都是很勉強地離家，前途茫茫，不知到哪裡好？

我對吊單槓、跑步沒興趣，便想投考政工隊當輔導長、指導員，總是比較文一點，還可以利用時間看看書，跟連長、排長的性質不同，所以二十七年的春天，我參加陸軍在青島的普建班

短期訓練，結業後擔任三十二軍指導員，開始了十幾年的軍人生涯。可是我實際上沒有參加過

爾摩娑撤退，抵達台灣後，在基隆港口停泊二、三天等候調動。

戰役，有一次，記得是過年時，

我常想：離開大陸是否真的

我們在即墨城北，和共軍三十二軍打了好幾天的仗，我上前線也沒有帶槍，一上去，剛好有人負傷，我和另外一個人便護送著他又回到後方。

應驗了白公雞的夢境，永遠回不去了？如果我真的回不去，往後應該如何走呢？

三十八年任準備指導員，五月端陽，臨時接獲上級命令，部隊匆匆地在青島登船，向海島福

白公雞的夢境確實帶給我很大的影響，讓我時時反芻生命的意義何在？又因為知道自己回不去，後路已截斷了，逼得自己不得不尋找解脫的途徑，所以在部

隊的十幾年當中，我一直在尋找出家的因緣。

命令下來，要我們移防海南島，於是我又隨順這個因緣在南島住了約十個月。

三十九年，調防澎湖。

四十三年，各部隊輪流調集台中成功嶺，接受有名的十三週軍事教育。我們由澎湖坐輪船到高雄，下了地，部隊行軍到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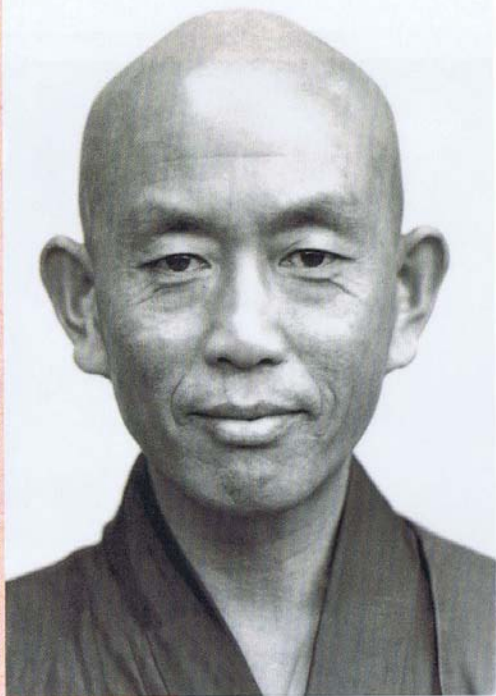
有一天從朴子夜行軍，沿路

雨下得很大，一直都沒停，路上的積水已經淹過腳踝，大家的褲子全濕到膝蓋以上了。當時沒有柏油路，我們走的都是碎石子路，持續的行軍，腳上都腫起了大水泡，也不能休息，又繼續走到水泡破皮，沙子、泥土都滲進傷口裡，痛得走路都不敢走，但不敢走也得走，雖然下大雨，沒能走很遠，但也走了三十華里，就這麼忍耐過了，從高雄到台中足足走了一星期，也還是走到成

功嶺了。

這使我想到了，碰到不如意的事，除了忍耐之外沒別的法子，勉強自己走，也總是走得下去的，忍耐過了就沒事了。

• 民國 56 年（1967）攝，時年 45 歲。



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已幸聞
明師又示成佛路
三大勝緣集吾身



• 右：受戒期間，與傳奉法師（最左）合影。

• 上：民國56年（1967）農曆10月受戒托鉢時，與傳奉法師（前左）同攝。

中國佛教會受戒證書

中華佛教會受戒證書

姓有傳 悔 (俗名柳子奇字壽通現年四

歲係山東省膠縣人曾於民國卅九年投

台灣為台北縣永天寺 依廣欽法師出家

發心於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在台中

慈明寺乞授三壇大戒自願盡形壽

遵守不犯經本會審查合格依傳戒規

則第九條合給證書為憑

理事長

白雲



右給比丘傳戒收執

羯摩通安大和尚

得戒印順大和尚

教授濟堪大和尚

證

妙賢大和尚
廣順大和尚
廣文大和尚
廣和
廣德
廣興
廣泰
廣利
廣順
廣文
廣和
廣德
廣興
廣泰
廣利

引禮

法智大律師
和心大律師
和念大律師
和發大律師
和心大律師
和念大律師
和發大律師
和心大律師
和念大律師
和發大律師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填發

回向發願

志心懺悔，傳悔與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迷失真心，流轉生死。六根罪障，無量無邊。圓妙佛乘，無以開解，一切所願，不得現前。我今禮拜妙法蓮華經，以此善根，發露黑惡，過現未來，三業所造，無邊重罪，皆得消滅。夙現仇恨，免結開釋。共業八、九人，凶厄得化轉。身心清淨，惑障蠲除，福智莊嚴，淨因增長，自他行願，速得圓成。

南無妙法蓮華經

願諸如來，常在說法。所有功德，起隨喜心。回向菩提，證常樂果，命終之日，正念現前。面見彌陀，及諸聖衆，一刹那頃，生蓮華中，普願衆生，俱成佛道。懺悔發願已，皈命禮三寶。

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妙法蓮華經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妙法蓮華經

在成功嶺的時候，週末休假日，阿兵哥們都到台中跑跑玩玩。有一次，我坐車子無意間瞥見台中蓮社的招牌，以後心裡就老想著這個地方，我想我這次一定要學成，不能再這樣拉拉扯扯了，往後每逢假日，別人往附近的名勝區遊覽，我則跑台中蓮社學佛。

頭一次到台中蓮社，在外面就碰到了有名的李炳南居士，我每請教他問題，他都叫我念南無

阿彌陀佛，除了念南無阿彌陀佛以外不談別的，什麼禪宗、打坐，他都閉口不談，光教你念佛。不僅李炳南，包括蓮社裡的蓮友都跟你說：「別的不必看了，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談其他的都是廢話。」

當時，我對念南無阿彌陀佛沒什麼概念，也不知道有個西方極樂世界可以往生的事，禪宗在中國人的心裡有一定的份量，一般人的觀念裡都看重禪宗，以為

佛學就是禪學，我也是先入為主
的觀念，因此，叫我念南無阿彌
陀佛，我就不知怎麼個念法。

回來以後，我也試著念念
看，我一百一百地念，念到七、

八百句便感覺口乾舌燥，極不舒
服，提不起興趣再念下去，有時
去蓮社共修，大家坐在一起念，
也是沒辦法適應，念沒幾百句就
坐不下去了，長時間下來，自然
對念佛興趣缺缺。況且我原先對
禪宗比較有興趣，老想學盤腿、

參禪，我不能說念佛不是佛法，
但我念得口乾舌燥，我聽他們宣
傳要常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可是
我念不下去，感覺跟這個法門不
相契。

因為不相契，所以也不想皈
依，人做什麼事都要心誠，不是
表面上敷衍敷衍，不能因為李炳
南是我同鄉，就聽他的話皈依，
皈依做什麼？跟著他們念南無阿
彌陀佛，我可不幹！因為心裡
沒有信仰，後來我就光在門外

看看，跟著拜拜佛、搬搬桌子而已。

十三週教育結束，部隊移防到日月潭附近，之後再到集集，也是一樣沒有學佛的門路。因為我夢到白公雞，知道會死在外面，所以一直想出家，但始終沒機緣遇到一個出家人，李炳南雖然是佛教中有名的居士，我也拖拖拉拉地親近了好幾年，但沒什麼成就，轉來轉去，找不到善的因緣。

民國四十六年，我們一個連在台中的新社鄉凡社林看守砲彈。有一天，吃過飯後沒事，我跟連長一起出去散散步，走出兩、三華里，有一座土地廟，大約像現在的寺務處這般大，我們隨興地走進去瞧瞧，看到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正在那兒打坐。

我想，打坐跟學佛有關，心裡盤算著等他起來，要請教他打坐是怎麼一回事，便逗留在土地

廟裡和連長隨意聊聊。等那個青年打坐完，我即近前請教他一些打坐的問題，那青年都對答如流，而且他不僅懂得打坐，其他

我問他皈依怎麼個皈依法？他對這個很熟悉，馬上為我詳細解說，怎樣拜師、怎樣皈依都介紹得很清楚。

中國老的禪宗也都懂，了解的範圍相當廣，連台北的出家人怎麼樣都很清楚，我所能想到的問題，他都能解決，你問什麼，他談什麼，談得呱呱叫，我對他所說的內容都很感興趣，不像李炳南除了念佛之外不談別的。跟他談過話以後，我便想皈依了。

那時台中的靈山寺正在傳三壇大戒，智光老和尚、南亭老和尚、懺雲法師等人都在那裡傳戒，也附帶舉辦在家的皈依，他介紹我到靈山寺皈依，我依著他的指導，請南老做我的尊證師，正式皈依成為三寶弟子。

從民國四十二年每個星期跑

台中蓮社，但對念佛不感興趣，到處亂闖，轉來轉去，一直到四十六年，才在土地廟碰到他，正式走上學佛的路，因緣是這麼奇特，時候到了，自自然然地就成了！

那個青年是我學佛的轉捩點，我只記得他姓張，好像是廣東人，國、台語都會說，是空軍退役的，結過婚。前幾年我當當家的時候，他還與人結伴來過這裡，我也曾去信感謝他，但

是後來我一心忙常住的事，竟然把他的名字給忘掉了。他與我是一段極善的因緣，其他在家人的話我都沒有那麼信，對他就是不一樣，他一說，我就信了，不是他，我到現在還不一定怎麼樣呢！他指導我很多，對我很有恩德，他說什麼，我就做什麼。

後來他叫我吃素，他說得斬釘截鐵：「學佛的人不能不吃素。」佛陀教我們吃素是為了長養慈悲心，但在部隊裡要吃素可

沒有那麼方便，現在是因為吃素的風氣比較普遍，吃素的人可以另外開一桌，還有的一貫道去當兵，都自己煮素菜來吃，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吃素，可是在行動上都表現得很堅定。

過去吃素的人少，尤其我是連指導員，我不能自己做素菜，如果叫廚房特別幫我做，等會兒士兵來報告說：「指導員，你的素菜做好了！」那我在部隊上怎麼指導人？我就問他：「我在軍

中怎麼吃素？」他答得很簡單：「可以吃肉邊菜。」我想想還是有些困難，也沒敢馬上答應他。

回到部隊裡，我一直想這個問題，當時我還沒皈依，也沒有打定主意吃素，可是，很奇怪地，到了吃飯的時間，要下筷子了，碰到肉，就自然不願意動了，我想我是學佛的人，而且準備皈依了，心理作用，自然而然不願意夾肉了。

從此我了解到，主要是心的

問題，學佛是自己心裡想要學佛，心轉變了自然就成了。

皈依後，部隊即開往谷關做山地訓練。我由自動吃素的問題聯想到戒菸的問題，過去我在學校教書和在普訓中隊的時候，也和同事約好一起戒菸，前一二天還好，到了第三、第四天以後就耐不住了，晚上一個人在辦公室裡無聊，踱來踱去，看見地上的菸屁股，忍不住彎下腰把它撿起來吸，戒了幾次都沒戒成。

皈依以後，覺得學佛的人不應該吸菸，部隊裡發的菸，中興牌的我全給了其他士兵，只留下一包克難牌的，克難牌在當時是最好的菸，我捨不得給人，心想慢慢地戒，偶而還可以抽一支。可是當我抽完一支，再吃第二支的時候，就感覺抽菸沒什麼意思，不願意再抽了，捨不得給人的克難牌最後還是通通送人了，這是自動戒菸，心改變了，沒什麼戒不成的，自動戒菸才是功德

無量。

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時，我到了台北，在松山靶場附近的松山寺認識了道安法師和當時尚未出家的傳忠法師。

認識道安法師後，我想出家的心愈益迫切，那時我調營政工官，在部隊的辦公桌上供了一尊彌勒菩薩像，常常給菩薩上香，我當時對佛教的規矩都不懂，還把一串念珠掛在脖子上，營指導員與我同住一間房子，看了我的

舉動，認為我學佛入迷，腦筋有問題，因此而有了不良的記錄，後來可能因為這樣的因素把我調了部屬軍官。

調了部屬軍官等於宣告我可以退役了，我正高興著，想不到過沒多久，可能看我還能做點事，又把我調到第二軍團。到了民國五十二年秋天才正式退役，我就這樣告別了十幾年的軍旅生涯。

退伍以後，我到松山寺親近

道安法師，並且接編《獅子吼月

不平。

刊》，可是出家因緣未具足，大約十個月後，我又辭去《獅刊》的編務，到花蓮師專特師科接受輔導會的師資訓練，預備畢業後教書。

讀了一年以後，聽說師大也

有一天，教育組長來上《論語》課，憑良心說，他的《論語》講得很不錯，我很喜歡聽他的課，可是這天他一上台，二話不說，就指責我們這件事情如何如何不對等等。

要招生，我們想考看看，便積極準備應考。老師看我們住了一年，捨不得我們離去，耍鬼不發佈招生的消息，等我們知道時已經錯過考期了，大家心裡都非常

我也要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憤然站起來說：「我們今天非講個明白不可！」他說他有理，我說我有理，弄到最後誰也不讓誰，全班四、五十位同學攔著

我，不讓我再講下去，但我還是非跟他辯論到底不可，到最後他氣得離開了教室。

鬧了這件事情以後，我也不想再待在學校了，我因為上學期眼睛有毛病，看書時常發乾、發澀，會有小黑點在眼前飛來飛去，找一家小診所檢查，看診的是一個女醫師，他說我得的是飛蚊症，很嚴重，要多注意、多休息，不然眼睛會瞎掉。

因為我不想留在花蓮，於是

請醫師幫我開了一張證明，不讀書了。我覺得在社會上勾心鬥角沒什麼前途，又老是做夢夢到下雨，覺得人生一片黑暗，實在走不下去了，便積極託人幫我介紹道場，不管那裡都好，反正我無論如何要出家就對了。

民國五十四年秋天，性梵法師介紹我到土城承天禪寺出家，我一聽到土城這個名字就不歡喜，土裡土氣的，使我想起澎湖，好像飛沙走石一般。起先我

不喜歡來，可是人家介紹了，不得不來，再靜下來考慮考慮，好的地方他們不歡迎我們退伍軍人，人家歡迎的地方，我們去不了，反正我就是要出家，不如去看看再說。

那天，法振法師、我和劉國香居士幾個人一起來到了土城，下了車，街道破破爛爛的，我心裡更加生不出好感。我們沿路走，到了大墓公那兒，看到一條山路往上蜿蜒，咦！是要到山上

去的！我略為振奮了一下，我最喜歡山水了，在澎湖當了三、四年的兵，想看山都看不到，現在往山上走了，我的心為之明朗開闊起來，愈往上走景觀愈佳，我也愈加歡喜。

循著小徑，一腳高一腳低，慢慢地爬上承天禪寺，這時的承天禪寺是幾椽低矮的房子，茅棚、紅磚瓦房錯落在一起，在叢山環繞間顯得寧靜樸厚。

剛經過齋堂，便碰到傳忠法

師——我們以前在松山寺就認識了，他已經來承天禪寺出家，做了當家。他知道我要出家，很歡喜地引導我去拜見老人（^上廣^下欽老和尚）。

傳忠法師和老人談話，講的都是我們聽不懂的方言，我們只好在旁邊坐著，我看著山色，心意慢慢地轉變，開始喜歡起這裡來。但看得出老人不太歡迎我，傳忠法師費了好大的勁才跟老人溝通好，回轉過來跟我說：「可

以來了！」我得到承諾後即下山積極打點一切。

過年前，我搬著行李正式來常住，當時老人正坐在舊三聖殿門口跟信徒說話，說完看著我跟他頂禮，半句話也沒講，立即起身走入方丈室去了，表現出極度不喜歡的态度，我有點尷尬，可是想想行李都搬來了，也已經頂禮過他了，不能不留下來，我也很勉強地按捺自己住下來。

我信步走到矮牆邊向遠方眺

望，景色十分秀麗，當我轉頭向椰子樹那邊望去時，竟然看到樓台殿閣的境界，十年後開始承天禪寺的重建工程，我才體會出這個境界的含意。

人與人之間都是一種因緣，我到這裡出家也是因緣，老人不喜歡我，可是我偏偏轉來轉去就轉到這裡，老人不識字，而我喜歡讀書，我聽不懂他說的話，和他談不來，卻來這裡做了他的徒弟。

當時我想，既然因緣轉在這裡，就隨順因緣住下來吧！過去讀書雖然沒讀出什麼文憑，但起碼讀過四書，憑這點基礎，我可以自己看看藏經，傳統的修學佛法就是看經嘛！書報雜誌上也都叫人看經，所以我單純地認為出家看經就好了。在《獅刊》擔任編輯時，道老曾叫我請了一套大正藏，於是我把藏經搬到山上，利用工作之餘研讀經典，就這樣在承天寺住下了。

當時有一個河北人想跟傳忠

法師爭當家的位子，他脾氣大又喜歡唆使人，他要我幫他，我不願意，他便動手想把我打跑，我不與他爭，幾次他都得上手，我也馬馬虎虎將就過去。以前男眾寮房（在現在三聖殿旁菜園）有個黑板，我們有時間就會在上面隨便寫寫東西，有一次他看到我寫的詩句，知道我讀過書，有點兒墨水，不跟普通退役軍人一樣，對我的態度才有改變。

隔年，也就是五十五年的臘

月八日，早上老人也沒跟我提今天要我剃頭的事，因為已經住了一年，還沒有消息，我有點急了，下山到天母報恩小築找性梵法師，當時印順法師也住在那兒。

我問性梵法師情況怎麼樣，到底何時可以出家？他也幫不上忙。沒辦法，我只好再回承天寺來。才剛回來，傳忠法師喊我：「柳居士，你今天上哪裡去

了？師父找你，大概是要剃頭的
事。」結果當天給我下山一耽
擱，時間已經太晚了，老人決定
順延到臘月十五日再剃。

到了臘月十五日，我正式圓
頂現出家相，法名普過，字號傳

悔。五十六年農曆十月，我和傳
奉法師、傳緣尼師以及另外兩個
女眾，總共五個人到台中慈明
寺受三壇大戒，當時的三師和
尚——得戒和尚是印順導師，羯
磨和尚是道安法師，教授和尚是

演培法師。

我對戒律方面很有興趣，受
過戒回來當維那，常住沒有誦
戒，每逢初一、十五我就自己在
大殿誦戒，因此知道自己有些不
清淨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在佛前誦戒，
抬頭仰望佛菩薩，突然血液往腦
門上沖，我一下子就昏過去，經
一段時間才清醒，可是無法再誦
戒了，收了戒本，往山門外繞繞
佛，又想到過去的一些事，心無

法安定下來，索性再走回大殿，

看著佛像，眼前居然下起紅色血雨，我以為是我的腦細胞出血了。

後來每逢雙日課誦我都很擔心，八十八佛念到「南無普光佛」時，血就往上沖，下一念沒辦法控制，雖然不曾在課誦時昏倒，但心理壓力很大，很怕又發生失控的現象。這種自己無法自主的情形持續很久，從五十六年受戒以後，一直到五十九年左右

都有這個業障出現。

出家以後，老人對我的態度即完全改變，有時他會做試驗，多方地磨鍊你。受戒回來沒多久，老人把我叫去，說要傳法給我，我愣住了，傳法？我從書本上看到的，傳法都是有開悟的人，我問：「您傳法給我做什麼？開悟沒開悟我自己知道。」老人說：「傳法有兩種人，一種是開悟的人，一種是能辦道場的

人。」

我聽了沒說什麼，可也沒答應，我當時覺得我還搞不清楚修行是怎麼一回事，你傳法給我有什麼用呢？老人跟我提了好幾次，最終我還是沒答應他。

他又要我做當家，我怕擔這個責任，也因為當時我的重心擺在看經上面，白天做大殿香燈，到了休息的時間，我要把握來看點書，那時我對於常住的事都是應付應付，該做的做完了就沒

事，總之是很被動地做，作息都是按照常住的規矩，該吃飯就吃飯，吃完了飯可以利用時間來看書，做當家事情比較多，會耽誤我看經，所以我就不肯答應。

出家前，在部隊上雖然也喜歡看看書，但是心不一樣，加上身邊有幾個錢沒地方花，便喜歡往外頭跑跑，一有些頭痛、牙痛、身體發癢之類的小毛病，請假出去看醫生，順便去別的地方跑跑玩玩是很正常的事。

出家以後就不是這樣，我把時間看得很重要，不管在看經上

或哪裡，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實在的事情，就算看書，也不偷懶，實實在在地在這上面用功夫。

老人都教人念南無阿彌陀佛，他也教我不要看書，要念南無阿彌陀佛，但是當時業障在，對於他的話沒辦法百分之百相信，佛號也念不下去，你別看念佛很簡單，只有六個字，但也要有多生多劫累積的善根才能安定

地念下去，沒善根、為業所障，想念佛也念不了。

佛念不下去，心不安定，便很容易動腦筋想到別的地方去看，老人要我當當家，我回絕了，但我說：「我發願住在承天寺。」老人聽了不置可否，想想看，佛念不下去，不發心為常住，可能在承天寺待得下嗎？待不下的！我後來當了當家，不要命地發心做常住的事，才能在這裡住得這麼安定。

而當時心不安定，想離開承天寺找個地方專門看藏經，因緣便出現了——五十九年初，同是山東人的智諭法師來約我去五指山閱藏。

之前智諭法師跟我說，道安法師要在五指山幫他剃頭，我同

他開玩笑：「如果你去五指山出家，我陪你住。」後來他跟著道安法師在松山寺出了家，要去五指山閱藏便找上我來。我總不能說我以前是開玩笑的，現在不去

了，於是答應他一同去五指山。但也很為難，當時承天寺的住眾不多，我不好說我要離開這裡，湊巧慈善寺的住持法師，住持不做了，來承天寺掛單，我藉口有人來住，趁這個因緣到五指山去了。

五指山位於竹東，海拔有一千多公尺，山上霧氣很重，常處在虛無飄渺之中，純木造的觀音禪寺正在五指的中指之下，正殿供奉觀世音菩薩。除了智諭法

師和我以外，還有兩個外道共住，其中一個是青島人，都是同鄉，我們人少，一起開伙，白天就各自用功。

道安法師曾經來看過我們，

交給我們一萬塊的菜錢，當時智諭法師有事下山，道老是我的長輩，跟我也十分熟悉，我不好拒絕就收下了。住了沒多久，智諭法師慫恿我把大藏經請到山上，他認為大藏經搬了來，我就會安定地住在這裡，我聽了他的話，

回承天寺把藏經都裝箱好，可是連續下好幾天的雨，沒辦法搬，我只得放棄，仍回五指山去。隔沒多久，反而是智諭法師不安定不想住就下山了。

有一天，兩個外道都下山，整個五指山就剩我一人，到了下午二、三點，人都還沒回來，我開始害怕了，如果他們再不回來，晚上，這偏遠的千重山中就光我一個人，五指山以前曾經發生什麼鬼怪，我們也不知道，我

可是個怕鬼的人！還好，傍晚時分，那個青島人回來了，讓我虛驚一場。

我在五指山前後共住了五個月，智諭法師離開了，我也不想待在這裡，便寫信去獅頭山給性梵法師，性梵法師在元光寺當住持，他答應我去住，我便收拾東西到獅頭山去，把這裡交給道老管理了，後來聽說五指山成了退休榮民帶髮修行的地方。

民國五十九年下半年，我到

了獅頭山，因為沒有多餘的寮房，性梵法師便安排我住到後面的納骨塔上，骨塔的一樓放在家人的骨灰，二樓安奉出家人的骨灰，骨灰罐子並不多，另一邊是房間，裡頭很乾淨，我看了很喜歡，便住下來，兩個月後才搬去寮房。

雖說是閱藏，但實際上還是做點事情，專門看經，除非在佛學院，否則大家都在做事，你躲在房間看書，人家不歡迎你，所

以我也隨緣做點事情，像敲敲法器之類的，做得不多，其他的時間就用來看經、拜經。

我對閱藏很感興趣，起初看經偏重在戒律方面，譬如說廣律，了解佛陀制戒的緣起，廣律的文字比較淺白，很容易懂，中國祖師寫的反而比較不容易看。

我很用心在這上面，一邊看，一邊做筆記，看得很仔細，筆記也做得很詳盡，所以看的速度很慢，雖然看得不多，但是對

於佛法的大意都能夠了解。

讀書的人多半都會想寫寫文章，這樣對於讀過的內容印象會比較深刻一點，我想大家都這樣，我不寫不好意思，否則好像自己看經沒拿出什麼成績。

於是，我預計寫「聲聞乘中三大士」，介紹蓮花色比丘尼、摩訶男等人，他們是內秘菩薩行的大士，在當時以聲聞乘為主，原始佛教中，無異是閃閃發光的金砂，因此我想特別著墨一下，

在獅頭山時，我完成了〈蓮花色比丘尼乞食濟眾及其他〉一文，並發表於《獅子吼月刊》上。

另外，我又發心從律藏當中蒐集一些有關釋迦牟尼佛日常怎麼樣著衣、托鉢乞食，怎樣在生括中行持的資料，準備寫一本釋迦牟尼佛傳，資料都蒐集得差不多了，可惜因緣不具足，沒有寫成。

有一次，性梵法師提起他的師父會性法師，以前住獅頭山拜

《法華經》的事，我聽後很感興趣，也想拜拜看，性梵法師的一個蓮友知道了，歡喜發心請了一部供養我，總共七大冊，六萬多字，所以法華偈說「六萬餘言七軸裝」。這個版本的字很大，很適合拜經用，別人拜經用兩個銅錢在字上上下下移動，以標示拜的位置，我找不到銅錢，用兩個銅板打洞權代，就這樣拜了起來。

起初我不敢講我在拜經，怕

拜不完讓人家笑話，後來拜得很順利，感覺也很舒服，愈拜愈有興趣，拜不完的問題也不成問題了。

拜第一部經的時候，我沒閱藏，專門地拜經，依照拜經的儀軌做，拜得很仔細、很專注，一個字一拜，每天拜六百拜。有的人一天可以拜一千多拜，我最多只能拜到八百多拜，再多就不行，拜了一百天全部拜完。

當時是春天，有點潮，外頭

種了些花草，環境很幽雅，我索性搬到寮房的走道上睡，房間內就專門拜經。剛開始我不知道拜經會得到境界，整部經拜完之後，回到外間床鋪上坐下來稍微休息一下，突然感覺身體很輕鬆，有相當清朗的境界出現，過了一會兒，我回憶起過去有些不清淨的事，那種清朗的感覺立即唸地一下消失於無形。

一部經拜下來，我對拜經產生濃厚的興趣，便接著拜第二

部、第三部，但不是專門地拜了，我改晚上拜經，白天看書，因為我的眼睛有飛蚊症，夜間在燈光下看書不方便，利用來拜經剛剛好，我慢慢地拜，一年拜一部，每次拜完也都有清朗的境界出現，因有前次的經驗，我不再回想過去的事情，這種感覺便能持續二、三天的時間。

在獅頭山期間，我廣泛地試驗各種修學方法，譬如說試著洗冷水澡，可是洗沒幾天，腳開始

痛起來，回承天寺洗洗熱水澡後才好，從此以後我不敢再洗冷水澡了。有段時間我也曾試著幾天不吃飯，結果搞得腿發腫，我腿腫的毛病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其實修行人不吃飯，腦力很集中，很安定，感覺很舒服，自己並沒怎麼痛苦，但是看在別人眼裡會感覺餓得很辛苦，像民國初年的弘一大師有一陣子也實行過斷食，或是像美國萬佛聖城宣化法師那兒也實施日中一食，可

是我的腿不能配合，可能我的因緣不適合這種修行方法吧！想想老人雖然光吃水果，甚至曾經幾個月未進食，但他也沒提倡不吃飯或光吃水果，我就沒有繼續在這方面下功夫了。

住在元光寺納骨塔的時候，碰到一次鬼，那天傍晚，我離開房間一下，回來時看到一個人坐在我桌前，正在翻我看的《大毘婆沙論》，我不便打擾他，先到別處繞繞，再回來時，他已經不

見蹤跡了，這件事我也沒跟其他的人講，怕他們害怕，就當做一件特殊的回憶吧！

我到獅頭山基本上是善緣，去之前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到了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前邊有個水池，我跳下去游泳，游了好一會兒，感覺水有點冷淒淒的，我便向對岸游去，爬上岸便醒過來了。我自己覺得這個夢很好，似乎象徵著到彼岸去，而在獅山蘭若四、五年間，拜《法華經》

也算小有收穫。

可惜因緣不久長，後來慧日

講堂的當家普獻法師來獅頭山任住持，而原住持性梵法師則離開獅頭山，到慧日講堂當當家，普獻法師的學識很好，但我跟他不熟，我和性梵法師很早就認識了，他離開了，我的心也開始動搖，第四部《法華經》還沒拜完，我也跟著離開獅頭山了。

六十四年春天，我回承天寺住了一些時候，雖然沒有再拜

《法華經》，但仍持續讀誦一段時間，也是有一點境界。

承天寺地處山坡，初期的磚瓦房多屬匆促成建，時日一久，地基陷落，牆壁龜裂，拆除重建是勢所必然，當時女眾傳喜師做當家，她開始重建的第一課——改建舊三聖殿前下坡處的女眾寮房，即現在大殿下的女眾寮房。

年底，後山開了一條馬路，接通運煤的便道，從此車輛可由山下直接開上來，水泥、砂石也

都可以很方便地運上山，我和傳奉法師當小工，幫忙擔水泥、挑砂石、灌水泥等，因為不是當家嘛，所以也沒有責任，只是幫忙性質，到晚上就休息，心也不很安定。

這段期間，性梵法師曾約我一起去金山，我原先想去看看，但是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在爬樓梯，一直爬，一直爬，到了最頂端，上面卻是黑漆漆的一片，我直覺去金山不好，便沒答應他。

後來我動腦筋想到玄奘寺住住看，玄奘寺的住持是道安法師，當家是法振法師，道老除了玄奘寺以外，還是松山寺、善導寺的住持，因為法振法師很能幹又肯負責任，所以道老經常不在玄奘寺，把寺務完全交給法振法師處理。我如果要到玄奘寺掛單，必須先跟法振法師打交道，我聽說他回到台北，即到善導寺找他談，因緣很好，一進去便剛好碰上法振法師，我們是舊識，

他當然是很歡迎我，談好了，我便找一天搬了過去。

玄奘寺位於日月潭畔，它的一樓供奉玄奘大師取經立像，二樓供觀世音菩薩，三樓安奉玄奘大師的頂骨舍利，我的寮房即在三樓。住沒多久，道老也來玄奘寺了，我和道老的因緣極善，我出家之前就曾在松山寺編輯《獅子吼》，親近道老，他什麼都懂，我一直把他當學佛的長輩、當師父看待，而道老也很喜歡

我，十分照顧我。

我在玄奘寺領維那職。有一天，忽然夢見一樓的玄奘大師取經立像不見了，換成一個人坐在供桌上，我一看，咦！這不是道老嗎？我站在維那的位置，懷疑地左端詳、右端詳，看看看去確實是道老沒錯，可是道老怎麼會坐在玄奘大師的位置上呢？

醒來後，我十分納悶，思維著，難道道老是玄奘大師再來？後來我寫了一詩：「昔為唐玄

奘，民國釋道安。色身雖有異，靈性後即先。」做為我對這個夢境的詮釋。

其實我到了玄奘寺以後，即發現這是一件錯誤的決定，我夢見回承天寺的路上，一點一點的都是大便，表示來這裡是不對的，回去也不好，心裡便後悔了，可是事情已經如此，後悔也遲了。為什麼說我到日月潭是不對的？因為我每天都呈現東西南北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明明太陽

從東邊出來，我偏偏看成從西邊出來，業障真是不講道理的。

過去，我在海南島也有一次大轉向的經驗，中午煮飯的時分，我在一棵椰子樹下睡午覺，一覺醒來，方向就轉過來了。而這次一直持續一、二個月都轉不過來，我每天就看太陽從西邊出來，從東邊落下去，很不方便。我又夢見自己用插花的花器端著很大一盤的大便，直走上二樓，供在觀世音菩薩前面，這是

非常不恭敬的行為，也是不好的象徵。我的心很不安定，搞到最後也真是住不下了，便下定決心

回承天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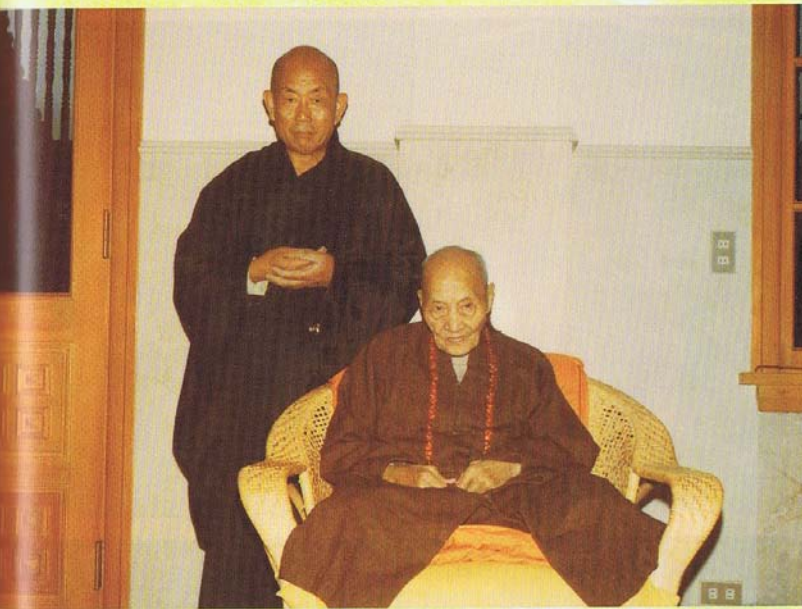
回去的那天早上，我行李都綑紮好了，就等著車子來，我坐在三樓窗邊向外注意車子來了沒，卻看到一個人，不像來拜佛的，手上沒拿什麼東西，一直爬，爬上三樓，發現我在注意他，馬上掉頭走下去，我直覺反應他是個賊，於是大喊抓小偷，

眾人聞聲跑出來抓小偷，他卻一溜煙跑得不知去向了。

等車的時間，我拿了《弘一大師講演錄》出來看，大約十點左右，正看到弘一大師在泉州開元寺慈兒院的開示，後半部舉釋尊因地修行，發菩提心的三則故事中的第二則時，偶然抬頭，西方卻像起火一般一片火光，火光上層是濃厚的煙雲，好像業障很重的樣子，壓得人透不過氣來，這似乎是好的境界，我找地

圖來看，西南方？因為我大轉向，所以西南方應該就是東北方，也就是承天寺的方向，承天寺的方向出現光明，應該表示回承天寺是一件好事情吧！

當初我離開承天寺，本來就是發心不夠，常住有些事我不敢做，現在我準備回去了，因緣湊巧又看到弘一大師勸導求願往生西方的人必須發菩提心的文章，以及東方出現曙光等，感覺上這都是好的象徵。



• 民國 70 ~ 71 年（1981 ~ 1982）間與老人合攝於祖師堂內。

明潭又回承天寺
道業指針遵廣公
財分內外願皆捨
但求蓮花座下生



• 上、下：民國65年（1976）任維那時，攝於臨時大殿內。

個人每日修學暫定夏令時間分配表		課目	時間
起	晨	04:00	04:30
	早	04:30	05:30
課	早	05:30	06:30
	雜	06:30	08:00
餐	閱	08:00	11:00
	午	11:00	11:30
供	午	11:30	12:00
	休	12:00	12:30
息	閱	12:30	13:30
	晚	13:30	17:30
藏	藥	17:30	18:30
	拜	18:30	19:00
課	經	19:00	21:30
	備		
註			

記

附

- 一、晨起時間內包括洗漱
- 二、雜務時間內：整理花園、清潔殿堂（三聖殿）
及個人寮房或剃髮洗衣等
- 三、洗浴於下午休息時間內行之（每星期一至二次）
- 四、每月十五兩晚誦戒、拜經暫停
- 五、本表使用日期，自國曆四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

制表人 傅 悔

• 民國64年（1975）自玄奘寺回來後，自己製定每日修學課目時間表。

西方發願文

稽首西方安樂國，接引衆生大導師，
我今發願願往生，惟願慈悲哀攝受。
弟子某甲普為回思三有，法界衆生，
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故，專心持念
阿彌陀佛，萬德宏名，期生淨土。又以業重
福輕，障深慧淺，染心易熾，淨德難成，
今於佛前，懇勤五體，披瀝一心，投誠懺悔。
我及衆生，曠劫至今，迷不淨心，縱貪瞋
癡，染穢三業，無量無邊。所作罪垢，無

量無邊，所集諸業，願悉消滅。從於今日，立
深誓願。遠離惡法，誓不更造。勤修聖道，
誓不退墮。誓成正覺，勸度衆生。阿彌陀
佛，以慈悲願力，當證知我，當哀愍我，
當加被我。願禪觀之中，夢寐之際，得見阿彌
陀佛，金色之身，得歷阿彌陀佛寶嚴之上。
得蒙阿彌陀佛，甘露灌頂，光明照身。手
摩我頭，衣覆我體，使我宿障自除，善根
增長，疾空煩惱，願破無明，圓覺妙心，
廓然開悟，寂光真境，常得現前。至於臨

欲命終，預知時至，身無切病，苦厄難心，無
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
報安詳，如入禪定。阿彌陀佛，與觀音勢
至，諸聖賢衆，放光接引，垂手接揭。袪
闍幢幡，異香天樂，西方聖境，昭示目前。
令諸衆生，見者聞者，歡喜感歎，發
菩提心。我於爾時，束金剛台，隨從佛
後，於彈指頃，生極樂國。七寶池內，
勝蓮華中。華間見佛，見諸菩薩，聞
妙法音，獲無生忍。於須臾間，承事諸

佛，親蒙授記，得授記已，三身四智，五
眼六通，無量百千陀羅尼門，一切功德，比量
成就。然後，不違安養，向入娑婆，分身無數，
徧十方刹，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種種方
便，度脫衆生。咸令離染，還得淨心，同生淨
西方，入不退地。如託大願，世界無盡，衆生無
盡，業及煩惱，一切無盡，我願無盡。願今禮
佛發願，修持功德，同施有情，回思總報，
三有齊資，法界衆生，同圓種智。

- 民國65年（1976）接受老人的指導——念佛就好，不要看書了，因而恭錄蓮池大師〈西方發願文〉以提醒自己發心念佛。

甘淡泊，忍疲勞，
精勤禪誦，唾棄名利，
以冰霜之操自勵，
以亨隆之量容人。親
近善友，痛除習氣，
勇猛精進，誓不退墮

石沙門一音贈律華法師偈

德行的實踐。由於自我的私欲，環境的壓力，知識的不充分。想充分實現出來，並不容易。這需要最努力的。經中說：「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軛。這如勇士的披甲前進。臨敵不懼，小勝不驕，非達到完全勝利的目的不可止！」

右恭錄 印老法師語

菩薩修此忍力，即能不為一切外來或內在的惡環境惡勢力所屈服，受得苦難，看得徹底，站得穩當，以無限的悲願熏心，般若相應，能不因種種而引起自己的煩惱，退失自己的本心。

右恭錄 印老法師語

• 民國65～66年（1976～1977）間恭錄印順長老法語。

• 目前還收存在方丈室書櫥裡的大藏經及二十幾本讀經筆記。



六十五年春天我回到承天寺，仍住在舊大殿旁的男眾寮房（即今三聖殿旁的菜園附近）靠馬路這邊，過去我是發心不夠，不願做當家而出去參學，現在人雖然走頭無路回來了，可是心還沒完全改變，事實上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段時間，老人經常過來跟我開示，有一次他看到我的寮房都是書，便單獨和我說：「你念佛就好，不要看書。」沒旁人

在，但我聽得懂他的話，就是那麼簡潔的一句——你念佛就好，不要看書——不用翻譯也聽得懂。老人也常來跟我講話，要我發心接當家，有一次，在大眾場合，當著眾人，他又說我，講了很久，要我念佛。我說：「我考慮考慮，慢慢地來。」

於是我開始慢慢地接受他的話，但我這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看書，看書可以說是我生命的全部，叫我不看書怎麼可能一下子

改過來，所以我私底下還是看看書的，只是改看有關念佛的，如《印光大師文鈔菁華錄》、《淨土十要》等書。

法振法師在《獅子吼》當編輯，他向我邀稿子，我不好意思拒絕，怕人家說其他讀書人都寫點文章，你怎麼不能？於是就答應了，反正要寫也是很方便，資料都是現成的，我過去讀經做筆記，一條條地記得很清楚，只要把筆記拿出來參考一下就能寫。

以前我寫過蓮花色比丘尼，這次準備寫「聲聞乘中三大士」中的摩訶男，預計可以寫三萬字，再和蓮花色尼其他篇章合併，湊成十萬字可以出一本書。

豈料摩訶男寫不到一半，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做夢，夢到我的右手心有一隻白老鼠，一般老鼠都是灰灰的，怎麼有白色的老鼠呢？當時我也沒見過實驗用的小白鼠，怎麼會夢見白色的老鼠在我手心裡？後來我自然而然

地寫不下去，當然摩訶男最後也宣告擱淺了。我沒跟其他人講，也沒問老人，反正事情走到這個地步了，問也沒什麼用。

這確實是很特殊的因緣，介紹摩訶男應該是件好事，琉璃王舉兵消滅釋迦族，他下令封城，大量屠殺人民，迦毘羅衛國的大臣摩訶男不忍心見人民遭受屠戮，他請求琉璃王給人民一個逃生的機會，以他潛入水底再浮出水面這樣短促的時間為限，琉璃

王想這不過是一會兒的時間，爽快地答應了。

豈料摩訶男跳下水後久久沒有浮上來，琉璃王很納悶，派人潛下水探個究竟，結果發現摩訶男將自己的頭髮緊緊地繫在樹根上，人已經死了，屍首卻不會浮出水面。他犧牲自己的生命，讓人民有充分的時間逃亡，他發的是菩薩心，寫讚揚菩薩精神的文章應該是正確的、好的事情，況且我又不為名不為利，但是因緣

就是不讓你寫，再怎麼努力也無法下筆，我當時心裡很不舒服，可是也漸漸能領悟到，我修行的正途確實不在讀書寫文章上。

老人一直找不到適當的人做當家，六十四年前半年是一個女眾——傳喜師做當家，她之前是傳妙法師當當家兼維那。

傳妙法師是上校，在軍隊裡當過營長，學問很好，很會辦事，但脾氣極大，大家都跟他配合不來，我雖然幫著他做事，有

些時候也會跟他起衝突。老人對他沒什麼特別印象，而我只是上尉退役，人又笨笨的，可是老人卻偏偏叫我做當家。聽說傳妙法師當初是賭氣來出家的，不是真心出家，所以後來這個營長當家跟個女眾還俗去了，也沒好下場，不久就聽說死了。

接下來就是傳喜師做當家，她是女眾，也不能管理男眾，可是沒人了，也只好暫時權充一下，而我就接維那的缺，領眾共

修。

有一天傍晚，老人叫我晚上帶大家念佛共修一支香的時間，由傳緣尼師做翻譯，一起聽到的還有傳淨尼師等幾個人，這件事情講了一個鐘頭。

我聽老人的話晚上開始帶念佛，當時承天寺只有早晚兩堂課誦，白天大家搞重建的工程，晚上都累了，沒人來參加，光我一個人在大殿裡眼巴巴地望著大家來念佛。起先也沒什麼腔調，我

起個音，大家就挨著唱，唱成一個調，漸漸地，大家才習慣了晚上念佛共修，這就是現在承天寺晚上一支香念佛的起源。

我記得很清楚，六十五年的六月十四日，傳喜尼師走了，我下山回來的路上還碰到她，她正要往下走，我也沒留她，因為個人看法不同，她不住這裡，我也不能勉強她。

好了，這下子當家跑了，七月份法會又快到了，沒人當家怎

麼成？可是沒人願意做，因為以前承天寺的當家下場都很淒慘，沒一個得到什麼成就，慘兮兮的，加上擺在眼前的重建工作要做，既辛苦又沒好處，大家都看重現實，沒人願意挑起這個重擔，不像今天很多人羨慕當家是大職事，很風光，可以指揮人做這個做那個。

既然沒有人要發心，老人說：「就用抽籤的吧！抽到的人做當家。」他做好了籤，我們幾

個男眾就在客堂裡抽，傳奉法師推託說：「你們先抽吧！」好吧，我們先抽，他最後抽，結果我們籤上都沒寫什麼字，他最後那支籤上寫的就是當家。

傳奉法師抽到當家，不出一個小時摔斷了手，他不想做，來叫我做，我看這局面，想想老人年紀已經八十六歲了，還找不到一個人當家，不發心不行了，可是我留點緩衝的餘地，我跟傳奉法師說：「你先撐一年，明年我

再來接。」他才安心地答應。

還沒接當家之前，沒有什麼事情，我想把尚未拜完的第四部《法華經》完成。我都是先在佛像旁拜，拜完再到中間回向，一天晚上，我回向後發現，《法華經》上居然蒙蓋一層白灰，才一、二分鐘的時間，沒有風、沒有人，這些灰到底從哪裡來？這世間確實是有一些神異的事情，不是我們所能思議的。發生這件事後，我也沒再繼續拜經了。

隔年，就是六十六年，上半年因傳奉法師不願再做當家，所以由另外一人暫代，直到七月之前我正式接任當家，我對老人說：「我盡心盡力。」他點點頭說：「對！盡心盡力。」

這真是因緣促成的，有的人會說會做，聰明得很，我可是個很笨的人，嘴也不會說話，見了人說兩句話，臉就紅得不得了，接下當家，我就要費一番勁，硬著頭皮拼一拼、撐一撐，有些做

不到的事情也要盡心盡力去試試才行。

其實老人叫我做當家也著實費了一番心力，遇到很大的阻礙，很多人講話，有人說：「他像個木頭人一樣，怎麼做當家領導我們？」甚至於老人圓寂後，我做住持收了徒弟，還有徒弟嫌我笨，不夠聰明，跑到紀念堂拜師公（即老人），求師公加被師父（我）開智慧，使師父聰明一點的。

假若光看缺點，沒人敢用我做當家，可是老人還是很堅定，排除萬難，非要我做不可，他有他獨到的眼光，他並不識字，也不看報紙，但什麼事情都知道，也看得很遠，他的智慧不從書本上來，那是在佛法上修持得到的智慧，一般人雖也念佛坐禪，但是跟他比起來差多了，他的智慧是很特殊的，不是他，我不可能做當家，也不會做住持。

我是個愛看書的人，過去我

在書本上讀到有些人是不做當家、住持的，因為這是屬於名利方面的事，老人很早以前就要我做當家，我總是拖拖拉拉地不願意接受，但是各人因緣不同，弘一大師發願不當住持，盡其一生能夠遵守這個原則，他有不作住持的自由，我不做當家可以嗎？不做住持可以嗎？

我雖然沒像他們那樣發願，但我對做住持沒什麼興趣，我自己有錢，每個月國家會發給我一

筆錢，我做住持為了什麼？為名？為利？都不是，可是我沒有不做住持的自由，當時那種情況大家都知道，六月中旬，當家跑了，七月法會就要到了，沒人做當家怎麼成？可是沒人敢做。老人非叫我做不可，我不得不挑起這個擔子，不是我去和人爭來的，他叫我做，就是刀山劍樹也得上啊！因為他是師父啊！

既然答應做這件事情，我就要拼命，把心放在常住上，犧牲

身命都不計較。發了這個心以

必須要多發心。

後，心態不同了，只要是修行了生死的事，什麼也可以做，讀書是修行，我也可以讀書，做當家是修行，我也可以做當家，沒什麼不可以做的。

我也會想我為什麼出家？我為什麼忙？我不是傻里傻氣瞎忙，忙有什麼代價？政府給我的錢我也用不了，我為什麼拼命工作，就是在這方面有體驗。

我們的心不為名利，掃掃地跟當住持其實心是一樣的，不能說弘一大師發願不當住持絕對是對的，各人因緣不同，因緣叫你做，你非得做不可，總之，我是為了修行做這些事，遇到困難時

過去老人叫我做當家，我沒聽他的話，也搞不清楚修行是怎麼一回事，到處跑，以為看經就是修學佛法，就想多看一點、多知道一點，十年過去了，覺得自己學別人看了好多書、好多經

典，但在修道方面的成就很小，業障不消，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想想看，吃了飯坐在房間裡翻翻書，比較輕鬆，所以不易消業障。

我問自己：出家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修行，為了消業障。業障如果不消不是枉費我來出家嗎？可是業障要怎麼個消法？既然看書不是我修道的正途，我如果繼續在這上面下功夫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改弦易轍，回頭

完全接受老人的指導——念佛，為常住發心做事。

六十六年正式接當家，七月法會很忙，消了很多業障，過了三年，第四年的七月就得到境界，跟過去在獅頭山拜《法華經》得到的經驗相同，驗證了老人的法是正確的，拜經是修行，為常住做事也是修行，我對他的指導更加有信心，以後我把老人當成釋迦牟尼佛，誠心誠意地接受他指導的修行方法，把書本完

全丟開，為常住做事，一邊工作，一邊念佛，心裡很安定、很法喜，更覺得慶幸，如果不是老人，恐怕我到現在還陷在迷宮當中。我曾作了一首詩，其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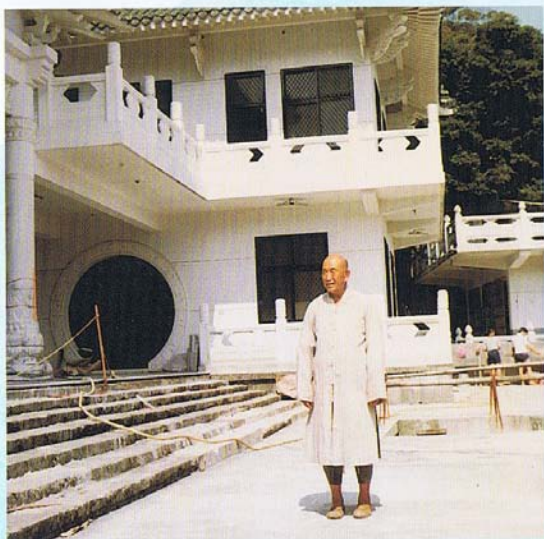
看經看律整十年，
幸遇廣公破迷緣，
從此經律置高閣，
任他塵封蛛網纏。
另一是：
人身難得今已得，

佛法難聞已幸聞，
明師又示成佛路，
三大勝緣集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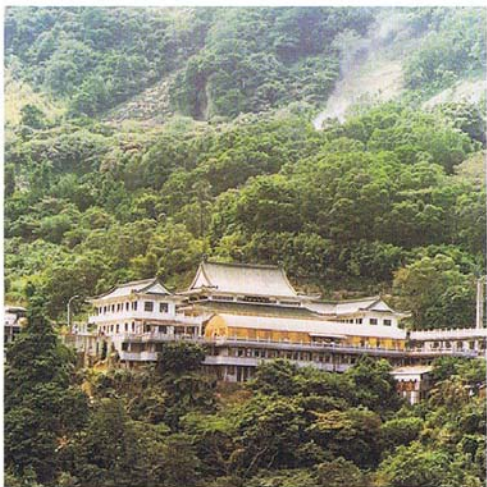
來紀念這段因緣，陪伴我十年的大藏經，還有二十幾本讀經筆記，目前還收存在方丈室的書櫥裡，雖然用不著，保留著是對過去這段特殊經歷的一種紀念，真是：

一部大藏經，扮演幾十年，
釋迦入滅後，彌陀即現前。

三部法華消獄業
十年辛苦脫牛胎
菩提道果誠難覓
日常事中心細尋



• 民國 73 年（1984）農曆 6 月攝。



• 右：臨時大殿外觀。

• 下：在臨時大殿內簡單的睡舖。（攝於民國71年農曆7月下旬）



「修淨土宗者，第一須發大菩提心。惟求自利者，不能往生。因與佛心不相應。佛以大悲心為體故。」故「應常常發代眾生受苦心。願以一身負擔一切眾生，代其受苦。」凡此一切世界之眾生，所造種種惡業，應受種種之苦，我願以一人一肩之力，完全負擔，決不畏其多苦，請旁人分任。」所經之時間，非一日數月數年。乃經不可說不可說久遠年代，盡於未來，決不厭倦。因我願於三惡道中，以身為抵押品，贖出一切惡道眾生。眾生之罪未盡，我決不離惡道，誓願代其受苦，故雖經過極長久之時間，亦決不起一念悔心，一念怯心，一念厭心。」

右恭錄

弘一大師語（見講演續錄一，頁一）

- 自書《弘一大師講演續錄》法語，貼在書櫥上，要求自己發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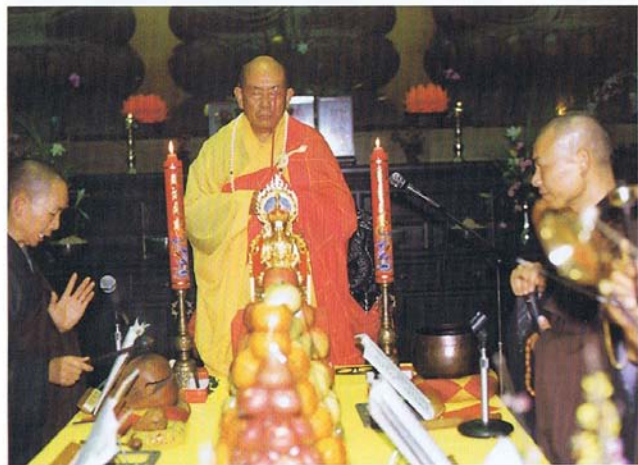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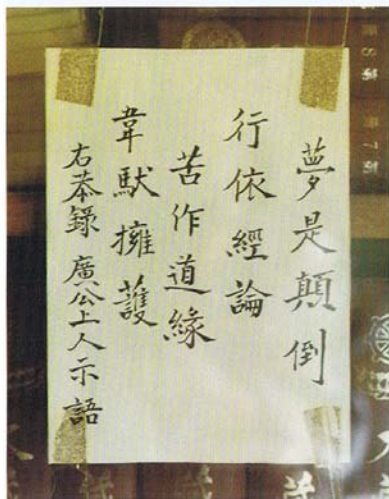
願生西方極樂的
世界
努力莊嚴佛菩薩
淨土

• 右：自韻偈頌。

• 下：民國78～79年（1989～1990）間攝。



- 下：春節法會圓滿日施放大蒙山，做主法和尙時攝。
- 左：老人對我的開示法語。





• 右：民國 73 年（1984）農曆 7 月地藏法會午供時攝。

• 下：每年農曆 10 月 26 日（老人誕辰）至 11 月 17 日（彌陀聖誕），連打三個佛七以紀念老人。（攝於民國 85 年 11 月 17 日）



過去，我在外邊參學時，也曾聽過做事是修福報的論調，因為傳統的修行方法是坐禪、念佛、看經、拜經，看重心和經直接合在一起，功課做完了，必須把功德回向給一切眾生，這就包括自利和利他。

而做常住的事，當下已經在利益眾生了，等於是不用回向的念佛，心放在常住事上，為大眾、為來此修行的人謀利，不是為自己的貪瞋癡，也不是為了做

當家、庫頭，因為利他的心、無所求的心即是清淨念、菩薩心，把心放在清淨念上，得的就是清淨果。清淨果是什麼樣子呢？像蓮花的葉子不著水，乾乾淨淨的，佛菩薩的心就是乾乾淨淨的。

大乘佛法學的就是清淨心，心清淨就有功德，所以老人指導得很正確，他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樣，他認為工作就是修行，別人看我們工作很忙，他們不一定

願意這麼做，他們認為要一心一意念佛、拜佛，做常住的事會耽誤時間。而大乘佛法看重別人，用清淨心來工作，用利他的心做事，會愈做愈帶勁，而且利益別人實際上也利益自己，念佛往生成就不也是要再來度眾生嗎？而為常住工作，當下就在利益他人了，以清淨心為常住工作跟以清淨心念佛，其實功德相同，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若當下是有所得的心即是修

福報，有所貪著就是世俗的心、六道輪迴的因。如果了解佛法，做什麼都是修行，祖師大德說「搬柴運水無不是道」，修行就是在日用平常中下功夫。

所以我們修行要有所依止，對師父的教法要能信受，否則像牆頭草，道聽途說，搖來擺去，心裡沒個主，永遠沒辦法成就。不要看老人個兒瘦瘦小小，其貌不揚，不比佛陀丈六金身，相貌堂堂，但我就是把他當作釋迦牟尼。

尼佛看待，他的開示對我來說就是大藏經，就是正法眼藏，如果有人叫我不聽老人的話，用盡任何方法都不能動搖我對他的信心，因為我心裡老早就把自己奉獻給老人了，只是嘴巴上沒說而已。譬如說我寮房的佛堂，我把老人的照片擺在中央，釋迦牟尼佛擺在老人旁邊，因為在我心目中，老人即是現世的釋迦牟尼佛，不知道的人還會以為我擺錯了。

不相信念佛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念再多的佛也會覺得心裡頭空空的；做事也一樣，心在佛法上，整天忙都忙不完，內心法喜充滿。如果認為做事不是修行，就會很被動，身體雖然在做事，但心裡會覺得很空虛。我就覺得做常住的事很踏實，也很歡喜。

真正發心做事，身體不會感覺累，這是我親身的經驗。過去重建的時候，事情很多，拼命蓋

房子也不累，整天來來回回挑沙挑石，不停地工作，路人看了忍不住問老人：「他（指我）這樣工作不會累呀？」老人回答他說：「工作不累，佛法不可思議！」可是那人不懂。

我說：「發心就不累，你發心做做看，身體不會累的。」扁擔在肩上挑怎麼會不累？的確，這種經驗跟人家講，別人未必會相信。

我山東老家種田，小時候放

了學、放了假都要幫忙做工，尤其到水井擔水，要走二十分鐘的路，挑了三、四趟以後，肩膀都腫起來，第二天，扁擔不敢再放那邊肩上挑了。可是心發出來做常住事以後就不一樣，第一天擔了一天，第二天再把擔子往肩上一放，奇怪，也不痛，又繼續工作一整天，這是佛法不可思議的地方，心放在佛法上面就不會累，如果心放在俗念上就不行了。

做事情是活動，每天一直做

事，你不能說不累，平常人沒有不累的，在外人看來，該休息的時候不休息，夠傻夠笨了，可是因果就是這樣，業報成熟了，自然而然做得到，不用刻意勉強。

一心一意在工作上，是一種安定的力量，覺得很享受、很法喜，表面上看似似乎很辛苦、很吃虧，但我心裡沒有這種念頭，反而覺得前途一片光明，所以為了修行而做常住的事，也是可以直接得到清淨的境界的。可見，心

在福報就得到福報，心在修行就是修行，用心不同而已。

我的心放在常住上，即使夜間躺在鋪上，雖然名為休息，可是只要沒睡著，心裡都在想常住的事情，今天運來的石頭、砂應該放在那裡？該怎麼做？怎麼找人來灌水泥？廚房裡沒木柴，山上有木柴，我怎麼把它扛回來？扛回來我覺得不快，我怎麼再發心……，事情一樣都在分別妄想上，但這分別心不是為了我自

己，它是為了常住，心裡沒有我，沒有說——我怎麼休息休息，我怎麼吃點好東西、穿好衣服……，沒想到這個。

同樣用心，會用功的發心為別人，為別人即是戒定慧，為自己就是貪瞋癡，雖然在鋪上躺著，但用心在常住上也是修行，修行是在心，不在外相上，所以修行的人，他心裡在用功、精進，別人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

我剛出家時很講究威儀，每天都穿僧襪、僧鞋，弄得很體面，因我自己有錢，也買很多僧襪、僧鞋跟人家結緣。有一次做夢，夢見自己在一艘大船上，而船一直往下沉……。我檢討最近的行事，領悟到用這種方法沒有辦法消重業，這是屬於外財的布施，錢財誰都會捨得，真正內財的布施就不那麼容易了，不計較、不分別、不覺得吃虧才真正把自我布施出來，這樣才會消業

障。

我決定聽老人的話，把工作當作修行以後，就去買鋸子回來鋸木頭、劈柴。我小時候很瘦，後腦杓靠近頸骨的地方凹下去兩個窟窿，我們山東老家小孩都剃光頭，隔一、二月就必須剃一次頭髮，每回父親幫我剃頭，為了這兩個凹陷很不容易用刀，常惹得他敲著我的腦袋瓜嘀咕：「你這個窩窿頭！你就是饞！專挑好東西吃才長得這麼瘦。」直到當

兵的時候還是長不胖，四十三年，我從澎湖到成功嶺時，最瘦的記錄是五十一公斤半，當時大陸很落後，人民沒東西好吃，身材都很瘦，同袍們便給我起個「大陸同胞」的綽號來取笑我。

出家發心做事後，心很安定，身體才漸漸強壯起來。我剛接任住持的時候，也還常在外邊工作，信徒找不到人便問：「住持在哪裡？」住眾就會回答他：「你去外面看，那個穿破褲子在

割草、劈柴的人就是。」

我發心做事，當家生涯都是

在臨時大殿裡渡過的，平常的時候蓋房子、搬石頭、處理寺務，很少去管自己的寮房，房間裡滿是灰塵，後來當了住持，侍者也不敢幫我整理，因為他一整裡，有些東西我就找不到了。而最忙的要算七月了，我可以說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在石棉瓦蓋的臨時大殿，那裡白天熱得像蒸籠一樣，夜裡我就在大悲水和牌位

旁邊，用一、三張矮凳搭個鋪睡覺。

傳暢法師還沒有出家之前在賣水果，他晚上會來幫忙看守大殿，但是不一定天天來。自從功德箱被小偷抱走之後，老人便叫我睡在大殿裡看顧大殿，沒事休息，臨時有什麼事，或有人偷，都要很機警地起來照應。像有一回，我夜裡聽到撬門的聲音，爬起來開門，那人嚇一大跳，他沒想到有人在裡面，假裝要喝大悲

水，喝完就走了。

七月份很多人來拜山，遇到星期六或假日晚上，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拜上山來，我得起來開門招呼招呼他們，遇到雨天，還起火煮個薑湯之類的給信徒驅驅寒，夜裡幾乎沒怎麼休息，日間又要忙一天的事務，可是你不能嫌煩，埋怨信徒怎麼偏偏選半夜的時間來拜山，在家人平常要上班，都很忙，他肯半夜來拜山，算是很發心了，有人願意修行，

我們要護持他。

所以我聽老人的，心在佛法，心在常住，雖然很辛苦，但是很安定。傳岸師曾問我：「你睡在牌位旁邊怕不怕？」我睡了那麼久也沒想到鬼神的問題，照道理說，有牌位一定有鬼，鬼會來聽經、吃東西，可是我一個也不曾看見過，其實，我們的心在常住，護法菩薩自然會擁護我們。

以前的七月法會每天放焰

口，焰口照例要放到晚上十點、十一點才會結束，而我這個當家

每天都要注意時間，到了九點多、十點多就得預先安排車子，好讓金剛上師回家，雖然當時後山的馬路已經通車了，但車子不會自己上來，那時不像現在車這麼多，都要自己到馬路上去叫車，如果遲了，就叫不到車了，所以我很注意時間，有時趕的時候，還要跑步下山。

縱然這樣，我還是很歡喜地

去做，看著大家歡喜地來拜佛，再忙，心裡仍法喜充滿。

三個七月法會過去後，我感覺自己的業消了很多，業障不消，好像被雲霧遮住一般看不清楚，分不清東南西北，業障消了，看山下的房子，連窗戶都看得很清楚。

因為每天放焰口，善後工作搞到三更半夜，人眾累得人仰馬翻。老人跟我說，只要七月底放一次焰口就好。可是恐怕很難辦

到，信眾喜歡熱鬧，改成最後一天放，他們會抗議。於是老人和我講好，我扮黑臉，無論信眾如何要求，老人如何責備我，我一定要堅持只放一次焰口就好。

消息一經披露，很多信眾不

習慣，都來跟老人要求陳情，老人在人前指責我，我還是遵照約定，堅定立場，決不退讓一步，演變到最後，自己倒成了眾矢之的，千夫所指，萬口所罵，鬧得有人揚言要召開記者會、刊登報

紙作為要脅，可是尚未成為事實，那人就生病了，久久不能痊癒，後來親自來向我懺悔才好起來。自此改為一年放一次焰口，日久年深，信眾慢慢地習慣了，也不覺得少了。

這一切可以說都是業感緣起，不然怎麼不是別人蓋房子，而輪到我當當家、蓋房子，這可說是我過去生造的業，現在成熟了，果報現前，我必須要發心負起這個責任，負起責任才會快

樂，想想看，我前幾年到外面轉了幾圈，回來還是得做當家、住持，想逃避？逃也逃不了！真是業障不由人！

我很清楚這是業障的問題，

所以我做當家做得很安定，該蓋房子就蓋房子，該搬石頭就搬石頭，該寫寫東西就寫寫東西，必須坐在旁邊想想、擬擬計畫就擬擬計畫，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想到為自己或為名利，只想到為常住，所以才會消業，如果沒發

心做當家來消這些業，就算發願終身不離開承天寺，也不會住得那麼安定，你不走，業障會叫你走。

過去蓋祖師堂時，有一天，

工作了一上午，用過午齋以後，我回寮房躺在鋪上休息，房中只有我一個人，忽然有人大叫：「你給我起來！」我睜眼看到一個黑點，沒一個雞蛋大，對我叱喝：「你給我起來！你給我走！」我自己就躺不住，坐了起

來，一看時鐘，睡了一個鐘頭，我坐起來後心也恢復平靜。

到了傍晚休息時間，我躺在鋪上，那個黑點又來了，這次口氣更兇，狠狠地：「你給我起來！」我不由自主地坐起來，它還沒有消失，晚上，它又來了，我心裡感覺非常不舒服，沒辦法考慮，下床在寮房裡走兩、三個來回，它才消失。我就想到，工作了一天，很想要好好地休息休息，但看見那個黑點，自己就躺

不住了，從此我了解到這就是業障。

業障不一定是人，他也會是個黑點，它會附在人身上或事情上面來障礙我們修行，使我們心不在佛號上、工作上，讓我們感覺不對勁，事實上，人或事的本身都沒錯。我們要忍耐，不耐耐便成障，如果我們相信它是業感緣起，很坦然地面對，發心做，心就會很安定，不知不覺中業便消了。其

實業障並不可怕，業障反而能成就我們的道業，出家了，壞事情就是好事情，吃虧就是佔便宜，沒什麼好怕的。

我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下定決心做當家以後，半年中常常看見「大便」的境界，大便是臭穢不潔之物，我感覺自己的業障一定十分深重，而且還時常聞到牛的味道，好像即將墮入三途，我依照老人的指導拼命做事，漸漸地，又夢到衣服上只有一點點髒

髒的，我便知道我的業消了很多。

六十六年接當家，經過三個七月法會，六十九年，第四個月結束了便得到清淨的境界，跟拜經得到的境界相同，往後我就更無疑慮地一心一意發心做事，到了第五、第六年的七月也都有境界出現，但沒那麼清楚，我想可能是因為慢慢地出現幫手，自己出的力比較少了，比較不那麼累了，境界雖有，但不如前幾

次。第七年，也就是七十二年的七月，出現境界持續到十月法會，時間雖長，但感覺平平淡淡，因為幫忙的人多了，困難度減少了，成就很慢，但大部分的重業都消了，細微的業當然還有，可是我跟這裡有善緣，在這裡修行的結果會是好的。

我們修學佛法要學著發「大心」，不要發「小心」。小心是什麼？小心就是光為自己、為身體，這個身體幾十年後在那裡？

發大心就是為別人，其實為別人雖於大眾有益，到最後受惠的仍是自己，有捨才能有得，有犧牲才能有利益，捨的雖是有相的，得的卻是無形的。

發大心不容易，一般人都看重自己成了習慣，像小孩子還小，看起來似乎很純潔，但多生的習氣讓他看到喜歡的東西，抓著就想佔為己有，不肯放手，沒有人教他，他就知道貪了。有些人不願意吃虧，過去佔人家便

宜成了習慣，現在還有貪心的習氣，只要他吃虧就不舒服，所以大家喜歡跟老實人相處，用不著勾心鬥角就有便宜可佔。

不願意吃虧其實是不會修行，吃了虧就消了業，這是我的經驗之談。我是個老老實實的人，多說兩句話臉就紅，當當家，沒人願意聽我的，也沒什麼成績，但我知道人家要佔你便宜就給他佔好了，我們多忍耐一點，吃虧就是佔便宜，但是心裡

不能放不下，放不下就沒功德可言了。

臨時大殿還沒拆的時候，有一回，一個從這裡出去的比丘尼回來，在大殿裡罵三罵四，說這個道場怎麼樣怎麼樣壞，雖然她沒指名罵誰，但就我一個人在那裡，她不是罵我罵誰？而且她的話都不講理，我聽了很生氣，可是我回不上嘴，光站在那裡忍耐她的數落，雖然心裡有瞋念，但起碼沒跟她回來回去。

後來我上地藏殿旁的寮房坐，望著窗外，窗戶外面是大悲樓的空中花園，對面是雙象山，忽然我把山看穿了，整個台北盆地一覽無遺。眼前明明是蒼鬱的青山，怎麼突然消失了呢？

這境界證明忍耐、吃虧是有功德、有希望的，前途一片光明，連牆壁、連山都擋不住。

我們如果能相信吃虧就是佔便宜，遇到境界時比較不容易起心動念，意見不一樣時也比較能

遷就別人。自己吃虧的事情不願意做，基本上就是有人、我分別之心，一計較即生貪瞋癡，即落於世俗，六道輪迴都是分別心造成的，如果吃了虧心裡不起心動念，那就修成了，在修行上要越老實、越吃虧越好。

老人平日對我的開示很多，綜合起來有四句話，即——「夢是顛倒，行依經論。苦作道緣，韋馱擁護」。

「夢是顛倒」，老人叫我接

當家時，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到老人的手是雞爪。當我提到夢的問題，他一開口就說夢是顛倒的。當然有的夢是真實的，而大部分的夢是顛倒的，我當時的夢是不對的，所以見到老人，他當頭就喝斥——「夢是顛倒的」。老人說話完全是直覺的反應，現量的、不經過考慮的，平常人誰敢確定這個夢到底是不是真的，但他就是知道。

修行怎麼修？老人說「行依

經論」，雖然他不識字，但他還是指導我依照釋迦牟尼佛的聖言量，依照經律論來學，這是十分正確的。

另外——「苦作道緣」，修行要吃苦，老人是吃苦來的，過去諸佛菩薩、祖師大德也都是吃苦來的，苦是修道的一種助緣。

吃苦不是一定要做什么苦差事，也不光是勞心、勞力，而是遇到困難要勇敢地面對，為了大眾的利益犧牲自己，不要把自己

擺在前面，大乘佛法看重為別人、為眾生吃苦，為大眾服務才有意義，前賢有言：「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釋迦牟尼佛當時也吃了很多苦，但他也強調，無意義的苦不吃。

以前有人說出家吃苦三年就沒事了，天底下哪有這樣便宜的？那麼三年以後做什麼？出家就是要吃苦，吃苦才是修行，吃苦才能消業障。過去廚房的職事沒人要做，一聽做廚房嚇得跑

掉，因為廚房吃苦嘛，過去當家也找不出人來，因為當家不像外坡，做完就沒事……，其實祖師都是從苦中磨鍊出來的，佛菩薩也是吃苦來的，你看他苦，其實他很樂！

最後一句——「韋馱擁護」，為常住吃苦，不知不覺中即得到佛菩薩的加被，苦決不會白吃。遇到困難，發心做，時候到了，自然出現新境界，智慧開了，問題也能迎刃而解，就怕不

去做而已。

剛開始重建時，寺裡人手不足，我蓋了一天房子下來還要當維那領眾做課。老人有時候也會

考考我，有一次冬至午供到各處回向，我們先從三如來開始，過來是西方三聖，再到觀音菩薩那裡，然後地藏菩薩，再到齋堂回向，回向完出來，老人坐在大殿裡問：「你怎麼不在彌勒菩薩那兒回向？」以前大殿在現在三聖殿那裡，中間供奉彌勒菩薩，另

外兩邊是寮房。我說因為三如來這邊已有彌勒菩薩，所以就沒再到大殿彌勒菩薩那兒回向。老人聽了點點頭。

又一次，老人叫我辦大悲法會，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拜起，打聽到明乘法師那兒在拜大悲懺，我就準備錄音機去錄，因緣很好，有一個人專門負責喊口令，何時拜下、何時起來、何時香花供養都很清楚，我回來以後聽錄音帶學，整理出一

套程序，大悲法會便依樣畫葫

暗花明又一村。

蘆地辦起來了。

我記得有一年夏天，颶強烈

每年的春節法會圓滿日有一堂蒙山施食，老人叫我做主法，經本當中有好些地方我不會，又沒人問，正在擔心。到了圓滿日下午，來了兩位同參，我提起晚上放蒙山的事，剛好他們都會，便一五一十詳細地為我解說，適時地解決了我的大問題。可見真心修行，在困難的時候，佛菩薩都會護持，都能夠逢凶化吉、柳

颶風，風勢相當強勁，正好沿著山谷直衝臨時大殿而來。臨時大殿都是用石棉瓦搭的，恐怕經不起颶風的摧殘，新大殿的門窗也都還沒裝上，我在臨時大殿坐鎮，準備隨時應變，望向山谷，只見一陣強過一陣的巨風襲捲而上，但很奇怪，風到了大殿正門口，竟然轉颶向南天母方向的山去。

隔天早上一看對面山上，光
禿禿的、白溜溜的，茂密的樹葉
全被強風掃光，樹幹斷折歪斜，
志堅不向業賊輸。

大片大片的樹皮被捲扯在地，如
果直衝大殿，那後果真不堪設想
了。龍天護法是護持修行人的，
僅管腳踏實地修行，凡事到了眼
前仍是有轉機的，即使颱風來也
不怕。真是：

菩提大道如何走？
為眾辛苦是正途。

道場就是選佛場

且莫認爲是獄城

努力消除重重業

菩提彼岸願同登



• 民國 73 年（1984）農曆 7 月攝，背後的往生錢堆得像山一樣。



● 右：民國73年（1984）中秋節晚上拜月法會時攝。

● 下：由陳一帆居士雕塑的大殿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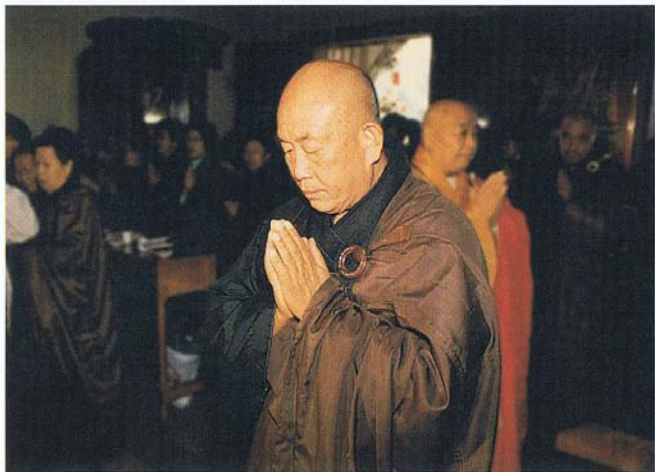
• 民國75年（1986）農曆1月25日，老人的荼毘大典。



• 與傳奉法師（前左）、傳斌法師（前右）等人參加老人的荼毘大典。



• 迎接恩師舍利回寺。



• 參加廣承岩寺的老人舍利進塔儀式。

我做當家以後，老人叫我在臨時大殿裡也方便幫信眾辦理皈依，他在祖師堂那邊也有女眾弟子幫忙辦理皈依，信眾願意在哪裡辦皈依就在哪裡辦。

老人怎麼給人說皈依，我便學著他做，當時他都叫人早上吃素，我心想：藏經裡頭有叫人一天之內或幾天、幾個月吃素，沒看過光早上吃素，中午、晚上可以隨意的說法。民國四十六年，我在南老那兒皈依，他們也只是

皈依佛、法、僧，沒叫我早上吃素。吃素當然是應該的，可是叫人早上吃素到底合不合經律？應不應該呢？

我雖然跟著老人學，但我們懂得一點佛法的人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分別，私底下也會看看老人的做法正不正確？是不是佛法的依據什麼這麼做？沒事時我就會想想這些問題。

我想了很久，終於體會出老人的用意來，因為佛法修學的時

間太長，發的心又十分廣大，凡夫心再大也沒辦法一步登天，要慢慢地一個階位一個階位修學，所以剛皈依的人能夠學著早上吃素，累積一點功德就不錯了。

老人的做法雖然翻遍藏經也找不到，但立意是正確的，我就依照他的做法，叫人早上吃素。後來社會變遷，很多人夜間工作，白天休息，我就告訴皈依的人，不論幾點鐘起床，第一餐一定要吃素，來適應時代環境。

碰到吃素問題，你要學釋迦牟尼佛，還是要聽老人的？我就聽老人的，為什麼？因為佛講的經典有限，四十九年中只能挑重點宣講，不可能巨細靡遺，加上凡夫心看經典，容易依文解義，沒辦法真正體解經典的精神。

老人是開悟的人，我既然相信他，我就聽他的指導，像承天寺現在的課誦、法會，都是當初老人訂定下來的，這十幾年來我也依著老人的做法，沒有怎麼改

變，譬如說三皈依最後的「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和南聖眾」，有很多道場是不念「和南聖眾」的，而老人認為要念，我們也不必顧慮其他的問題，就這樣沿用下來。又像八月十五日晚上拜月，也有很多人持反對意見，大藏經上當然找不到拜月這檔子事，究竟拜月怎麼來的呢？

當初老人要我八月十五晚上拜月，他問：「你在獅頭山參

學時，他們那裡有沒有舉行拜月？」我回答說：「有，可是我不太知道。」因為他們都是女眾，我只在旁邊看一下，並沒有實地參加。老人斥責說：「你參學參得什麼！」

我一聽，也不敢吭氣了，你參學參得什麼！人家拜月，你為什麼不去參加？我也沒敢再問老人拜月要怎麼個拜法？只好自己動腦筋，我寫信給獅頭山的熟人，問他拜月有什麼意義？程序

如何做？回信的是個尼師，她不贊成拜月，覺得這件事不值得提倡，但末了還是給了我一些資料。

不光獅頭山，也有其他的叢林也拜月，只是我們沒去參不知道而已，我不敢說老人說的不對。我私底下問人家，並且參考

《叢林祝白》，七拼八湊地把中秋拜月儀軌湊起來，經過老人首肯，便正式登場。

開始時，有人提出意見——

你根據什麼搞這個？我說：「這是師父交代的，你不做就算了，我自己來做。」大家一聽是老人交代的，都沒話說，也沒人敢去問老人，拜月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寺裡的行事多是沿襲老人的舊規，老人圓寂後當然也有些微改變，之前的七月法會，不光是信眾準備往生錢、庫銀來燒給祖先，寺裡也賣給信徒焚化，臨時大殿裡往生錢堆得像山一樣高，

我每天看著堆積如山的易燃品，

覺得非常危險，便引經據典地漸漸刪除燒紙錢的舊習。

老信徒可能還記得，以前舊大殿裡有籤筒供人擲筊求籤，傳

甚法師力主廢除，我並不很在意，隨緣放著。有一天，傳甚法

師跟我說：「我向佛菩薩祝禱過

了，如果我拜佛一個鐘頭，當中沒有什麼徵兆的話，我就要把籤

筒燒了。」結果拜了一個鐘頭沒

發生了什麼事，他就把籤筒拿去燒了。

所以說對不對，有時候是一種因緣，現在大家對老人都很敬仰，以前可沒那麼多人聽他的，他也是遇到很大的阻礙。

而我就是相信老人，他叫我做，我就做，我不跟別人一樣，還要問個「為什麼」，師父交代的還要問為什麼？雖然我不是直接待在老人身邊，有什麼事情要做，都是透過他身旁的女弟子來說的，可是我從來沒有懷疑傳話

的可信度，完全依教奉行，沒有老人，我不會這麼安定，因為我的心力都放在他身上而忘了自己，大小事情，只要他說做就做，遇到很多意見無法決定時，我一定以老人的意見為主，如果心中有懷疑的話，怎麼可能安定？怎麼修得成呢？

有的人會看到老人的缺點，或者是看重他的神通，問他不是真的一蹦，跳到日月洞去？他的神通是他的事情、他的本事，

我們自己要下功夫，光羨慕沒有用，要得到釋迦牟尼佛的成就，要照他的話做才行，同樣地，我們聽老人的指導，也會像他一樣得到成就。

但是用功夫要用對方向，他叫人念南無阿彌陀佛，不修無益的苦行，行動方面要看重別人的利益，他並沒有提倡他在老虎洞的功德，有時老人也有一些盲目的摸索，要學他贊成的那方面，老虎洞是人家記述的一段事實，

但他並沒有特別贊揚這段期間入定的經驗。雖然他以吃水果維生，但他沒有提倡光吃水果，我們學的是心，不是外相，學外相的話，那麼將來我的徒弟也要學我這山東人吃水餃了。

六十四年底，我接任當家之前，已經開始改建女眾舊磚瓦寮房為二層樓的鋼筋水泥寮房，六十六年春夏之交完成。我接任當家之後，當年七月法會圓滿不

久，繼續拆除舊三聖殿和方丈室，並在女寮的頂上，用鐵管和石棉瓦搭蓋了一百五十坪的臨時大殿，以便早晚課誦及法會之用，當家和寺務處都在臨時大殿裡辦理接眾的工作，老人也時常在這裡，坐在藤椅上與大眾結法緣。

在原三聖殿後邊山上，以大形推土機與挖土機開山整地，費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把半個山頭剷平，成為現在大雄寶殿的殿

基，舊齋堂、大殿、男眾寮房，在怪手的協助下，沒幾天就全部拆光，這時的承天禪寺到處是黃土瓦礫，風來時飛塵滿天，雨來時泥濘遍地。

六十七年春季，在舊大殿原址建三聖殿，建材完全採用鋼筋水泥，六十八年夏天，三聖殿的外殼及兩側二層寮房完全竣工。再依山坡地形建祖師堂。於齋堂原址復建兩層齋堂及廚房，六十九年完成。再增廣三聖殿殿

基，建大雄寶殿，大殿與三聖殿同一模型，兩側亦為兩層寮房，在七十二年夏天完工。

當時懺雲法師在寺裡領眾打佛七，藉這個因緣找到陳一帆居士，雕塑了現在大殿的佛像，塑像期間老人常在一旁指導，所以三尊如來特別地與眾不同。舊大殿的三尊如來不論面貌、手印都一模一樣，新的佛像卻各有不同的手印。

大殿限於地形的關係，無法

再拓廣，法會時信眾擁擠不下，故於同年秋天，在大殿右邊山坡下，大悲樓又再奠基，於七十六年建成。

老人於七十年派傳聞尼師到高雄六龜籌建妙通寺，七十三年春天，農曆二月份大悲法會後，

老人即南下妙通寺，每逢大悲法會則北上，如此台北、高雄兩地奔波，到五月份大悲法會，適逢北部有名的六三水災，承天路口

的積水深及腰際，車輛不能通行，參加法會的信眾只有六、七個人，從此以後老人就不再返山參加大悲法會了。七十三年夏天，妙通寺落成，老人正式移錫妙通寺，七月及十月的法會，老人都曾回來，但仍以留在妙通寺的時間為長。

七十四年的歲末年關，大眾正忙著春節法會的準備工作。

臘月二十四日晚間，養息板過後，我像往常一樣進入臨時大

殿，關好門窗，熄滅燈光，整床展被，正要養息的時候，突然妙通寺傳聞尼師來了電話，說師父要回來看看大悲樓的建築情況，並要我南下接他，越快越好。我們出家人向來說做就做，電話中即決定請梁家華居士二十五日送我南下，二十六日接老人回承天寺。

這實在是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好消息，也是北部四眾弟子盼望很久的好消息。

二十五日清早，我即搭梁居士的車南下，車在高速公路上風馳電掣，很快地到達新市，進入山區，山路蜿蜒，車子轉彎抹角地經過北寮、甲仙，在下午三時左右抵達妙通寺。

我下車後即往老人的寮房跟老人頂禮請安，他笑嘻嘻地要我坐下，向我看了一眼，突然說：「你的壽命很長。」我皺眉苦笑一笑說：「我不注意這個。」並表現了不重視的態度。老人轉

頭看看坐在旁邊的傳聞尼師，回頭告訴我：「我們都不注意這個。」又指指傳聞尼師再向我說：「他是個修行人。」

這時的傳聞尼師一面翻譯老人與我的談話，一面吩咐幾位尼師準備明天師父回承天寺的應用雜物，並說有五部車十四位尼師要隨侍師父。我邊聽著傳聞尼師的話，一邊拿著老人皮包骨的手臂，仔細端詳老人瘦削的臉頰，向老人說：「師父有點瘦，其他

都正常。」我也藉機向老人報告了大悲樓的建築進度。

翌晨，用過早齋後，老人走出寮房，下了台階，自個兒走向停在山門邊的第一輛車，開門上車。我本想與師父共車，但尼眾馬上蜂擁而上，很快坐滿了，一旁邱居士招呼我坐他的車，我想反正有車坐就好，即上了他的車。老人的車先開，約十分鐘後我們的車才開，雖然開得飛快，可是始終沒趕上老人的車。

我們下午兩點多鐘才回到承天寺，而師父老早就回來了。我下了車後沒立即去看師父，先讓他老人家休息休息吧！走向剛打了四分之一水泥的大悲樓頂，巡視後才回寮房沖泡牛奶當作午餐。

隔天早晨，我叫弟子們一起去拜師公，老人看到徒孫顯得很高興。

最近因寒流侵襲，山上颶風下雨，但信徒仍絡繹不絕地上山

來參拜老人，老人說話的聲音十分微弱，而信徒只要能看老人一眼、跪下來拜拜他就心滿意足了。二十九日，山上仍在寒流籠罩之下，老人身體日漸虛弱，侍者表示：正月初一至初五會有大批人潮擁至，怕師父的色身應付不了，所以從今日起要暫停接見訪客，初一到初五必須限制拜訪的時間，要寫木牌告示大眾，我說：「好！就這樣辦。」

三十日中午，在山上照例是

要加幾樣菜表示過新年了，晚上有普茶，會後我們顧慮到老人的身體也沒去向他辭歲。

晚上，我在睡夢之中，忽聽

傳緣尼師在窗外喊：「快起來呵！師父怎麼像要走的樣子！」我趕緊披衣去祖師堂，到了那裡，只見燈燭輝煌，老人坐藤椅上，十多個人成半月形圍著他，老人拿著朝暮課誦本，帶頭大聲念：「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妙湛總持……宣說神咒」，念

完再重覆著念。我也和他們一起念，這樣過了一個小時左右，我看老人並無異狀，即回臨時大殿休息。

第二天是農曆正月初一，是春節，也是彌勒菩薩的生日，又剛好碰上星期日，是拜大悲懺的日子，早上暫停拜千佛，改拜大悲懺，可以預想今天來的人會很多，會特別地忙。

吃過早齋後，我先把大殿的誦經桌擺好，臨時大殿也擺了幾

張白色的誦經桌。桌子、拜凳還沒完全擺好，有人來叫我：「師父要你去一下。」我把一切事務

暫時放下，走到祖師堂，老人不在，我轉往寮房，老人正坐在藤椅上。

向他問訊後，他說：「稍等，叫傳斌他們一起來。」不一會兒，傳奉、傳斌、傳平法師等人都來了，傳聞尼師和妙通寺十多個人也都在場，有人說師父有要事交代，還有人拿著錄音機在

等師父說話，我們都跪在師父面前聽候他交代事情。

老人說：「八、九年前我曾交代，圓寂後身體要裝龕，三年以後再開龕，身體如果完好，可以裝金供人瞻禮，身體如果敗壞了，就火化。現在這個遺囑要改，我圓寂以後要火化，不再裝龕了，靈骨分成三份，分別供在承天寺、妙通寺、廣承岩。廣承岩有華藏塔，承天寺和妙通寺也要建塔，把火化後的靈骨供在塔

中。妙通寺的塔叫靈山寶塔。」我憶起老人過去曾說過的話，隨即接口補充：「承天寺的塔叫清源塔。」老人也承認這件事。此時有人用國語把老人的話再說了一遍。

老人接著又說：「再一件事就是承天寺、妙通寺、廣承岩的負責人職事，承天寺由傳悔住持，傳奉監院；妙通寺由傳聞住持，傳敦監院；廣承岩由傳斌住持。」另外，老人又說了一些瑣

屑事項，比如說妙通寺與承天寺住眾可以交流共住，彼此合作；妙通寺應建男眾寮房等。老人說完時，他的小房間裡已擠滿了人，大眾向老人頂禮後即各自散去。

我回到大殿繼續忙法會的準備事項。今年春節又逢老人返山，很久沒來的信眾都來了，人多事煩，忙這忙那，正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傳斌法師來說：「師父要回南部去了！」

我詫異地說：「師父既然回來，就應該住在這裡把年過過去，讓北部的信眾好好跟他拜拜年再回去，起碼要住到初五以後，千佛法會拜完再回去。」傳斌法師說：「師父堅決要回南部去。」我說：「今天很忙，我顧不了他了，你去留留師父就好。」

說完我繼續忙我的，隔不了多久，又有人來，非要我去留師父，我只好到老人寮房，請他

老人家過完年再回南部，老人雖然沒說什麼，但表現拒絕的態度，我繼續挽留時，他即向我瞪眼睛，表示他去意已堅，不要再囉嗦。我即向在場的大眾表示：「師父南下的心意很堅決，他年事已高，我們應該順從他的意思，不要再勉強師父了。」說完，我也顧不得其他人的反應，又回到大殿這邊。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性慈師來喊我：「老和尚已經上車

了！正等你去送他呢！」

我聽了趕緊向大殿右邊的停車場走去，老人的座車已被信眾包圍住，很多人爭著供養他，我擠進人群當中，走向老人身邊。老人坐在車裡，看見我來送他，向我微笑著合合掌，表示無量的依戀之意。接著，有人在人群中開出一條路，車即蠕蠕前行，駛出尚未種植榕樹，也沒有後柵門的停車場去了。事後開車的梁居士向我說，車經過石油公司（現

已拆除）下坡後，老和尚突然叫他停車，並注視大悲樓的結構體良久才離去。

春節期間的法會，每天都有大批人潮掩至，人多事雜，我把全副精神都擺在忙常住事務上，老人去後，我也顧不得去想他了，在車上的最後一面，老人狀極愉悅，使我把老人返山五、六天中，生活不太安適的情況忘得一乾二淨。下午五點多鐘，妙通寺來了電話，說老人一路上生活

正常，現在已回到妙通寺中，更使我把老人的事完全忘掉。

這年春節法會超度往生的牌位比往年多，因此初五日下午加放一堂大蒙山。下午，我正籌備晚間大蒙山的種種事宜，經過寺務處時，傳誦師一臉凝重地站在門口，見到我立即迎上來說：「師父圓寂了！」我心中陡然一震，真是晴天霹靂！

但我不動聲色地回到臨時大殿的辦公桌前，寫了「佛力超薦

本寺住持^上廣^下欽老和尚往生蓮位」，供在地藏菩薩前面，轉身由新大殿走廊到藥師佛像前把師父的長生祿位拿下來，放在即將火化的消災牌位上。這時第二支香剛剛拜完，法師和信眾已魚貫出班，站在藥師功德堂前，準備焚送牌位了，當時大概是下午三點四十幾分，參加法會的四眾弟子仍然如常一樣安靜。

四點多鐘以後，師父圓寂的消息漸漸傳開，有的人當場慟哭

失聲。

不到五點鐘，廣承岩的傳斌法師打電話邀我當晚南下，我遂和傳奉法師一起搭傳斌法師的車，連夜南下。

漫長的車程，長時的等待，我們終於在夜裡十二點鐘抵達妙通寺。下了車即奔向老人的寮房，觸目所見，老人躺在上部與下部略微傾斜的鋪上，傳聞尼師帶著七、八個女眾坐在旁邊念佛，看我們來了，即迎著我們述

說老人圓寂的情形。

我們走到老人跟前，傳奉和傳斌法師忍不住伏在地上痛哭起來，我彎下腰，面對老人微笑的面容，及炯炯透有神光的雙目，不禁愣住了，欸！師父不是圓寂了嗎？怎麼竟表示歡迎我來的樣子？回頭看看坐在地毯上念佛的幾位女眾，再看看伏地痛哭的傳奉與傳斌法師，惑心方悟，我是為師父圓寂而來，師父確確實實是丟掉他幻有的軀殼，而歸於不

來不去、無生無滅究竟涅槃境界中了。

初六凌晨二點，我們為老人洗身、換衣服，將師父的遺體穩坐在籐椅上，挪到大殿中，西方三聖用黃布幔遮掩起來，權作靈堂。一切就緒後，天色已經微明了。

上午各地來悼祭的人潮不斷，靈堂也編組晝夜輪班念佛直到茶毘。

我初八日由妙通寺返北，

二十五日再南下參加老人的茶毘大典。茶毘時出現種種瑞象，信眾都寄了照片來，老人的舍利也被信眾一請而空，靈骨則遵照老人的意思分於承天寺、妙通寺、廣承岩三處供養。

老人圓寂後，我們為了紀念他，把祖師堂改為廣公紀念堂，並且每年正月初五日千佛法會拜完後，初六接著拜梁皇寶懺七天，功德回向廣公上人蓮品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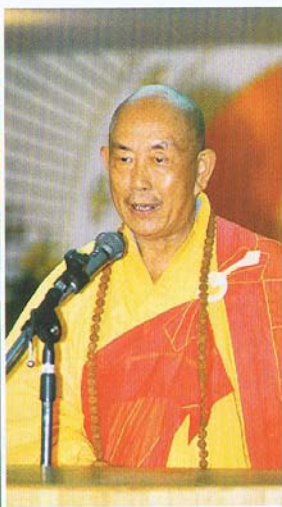
- 週日念佛共修會中，對信眾所提有關佛法上或修行上的問題做開示。
(民國 83 年攝)

不學釋迦苦行林
不學廣公老虎洞
念佛做事隨緣了
此是承天真道風



●右：捐助華梵大學建校，於民國83年8月（1994）受邀參加破土典禮。

●左下、右下：民國77年（1988）主辦全國齋僧大會，擔任大會導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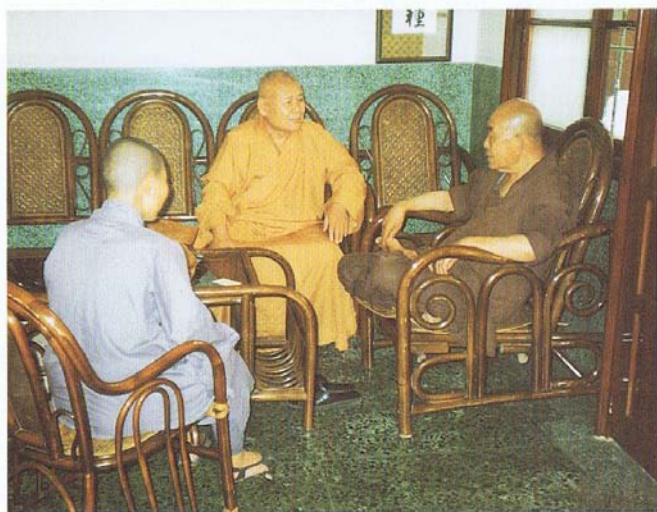
- 民國86年（1997）農曆12月16日，了中長老來寺接受玄奘大學建校捐款。



- 民國87年（1998），在玄奘大學新落成的廣欽紀念大樓舉行廣欽老和尚紀念獎學金頒獎典禮後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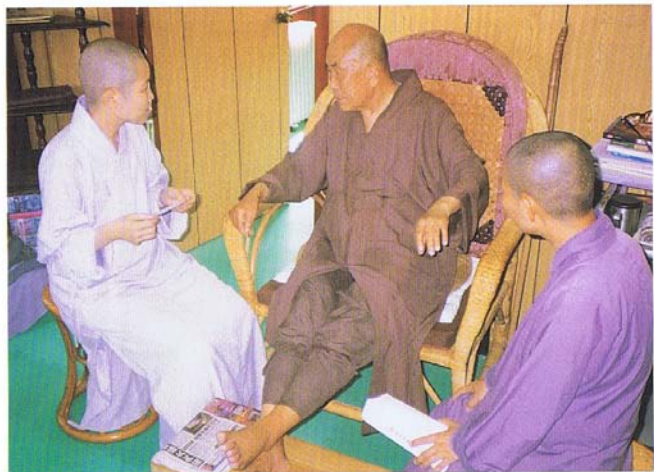
- 右：民國84年（1995）農曆4月至泉州承天寺，出資協建廣欽佛教圖書館等工程。
- 下：民國84年（1995）農曆5月慧日講堂如虛長老為重建經費來訪。



• 下：民國86年農曆11月21日，超塵長老來寺接受江蘇興化上方寺建寺基金。

• 左：民國86年（1997）農曆6月1日，慈惠尼師來寺接受佛光大學建校捐款。





• 民國87年（1998）農曆6月22日，昭慧尼師來寺接受弘誓學院建校基金。



• 民國68年（1979）建設祖師堂時，與工人合影。左腳是因為去齋堂樓頂拿水管，下樓梯到最後一台階要踏平地時，突然向外拐而受傷，雖疼痛，但我仍照常做事、當維那，沒有想要休息。



• 右爲男眾當家道求法師，左爲女眾當家道明尼師。（民國82年攝）



• 在方丈室裡做功課——念佛。（民國88年農曆1月24日攝）

念佛定來即是禪
念多念少任自然
綿々佛號心中過
西方勝境即現前

- 自韻偈頌。覺得念佛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愈念愈有勁，愈念愈法喜。

老人曾經提過，承天寺以後會成為觀光區，幾年當中，人確實來得越來越多了，我看假日人那麼多，大家到處閒逛，不如辦個念佛會，提供共修的地方，就算不進大殿念佛，在外面也能聽聽佛號，種種善根，所謂「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這也是個方便法門，週日念佛共修即應此因緣而成立了。

時常，有信徒家裡人過世了，要求我們去幫他們念經，

我們是不趕經懺的，我就叫喪家四十九天之內來寺裡，跟我們一起做晚課，把誦經的功德回向給亡者，很多人因為這樣的緣故接觸佛法，漸次深入而皈依。十幾年下來，參加的人愈來愈多，一堂晚課，連出家眾和信徒總有兩、三百人，這些人不也種下未來得度的因緣嗎？

甚至於假日提供一頓素齋，也是度眾的方便，所謂「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就算是遊客，

也有吃一頓素食的功德；同樣的，我們把寺裡環境打掃得很乾淨，信眾一進山門，即被清淨的環境感染得生出清淨心來，他們讚歎一句，便在三寶福地植下了一顆善根種子。

承天寺的道風是修苦行，雖然目前社會很富裕，信徒供養得也很豐厚，但是我們持守著老人的宗風，依舊惜福，不過分享受，以前的出家人穿著撿來的糞掃衣，現在我們也有很多糞掃家

具、糞掃柴火，一些市場賣不完準備丟棄的菜，我們都惜福使用，化腐朽為神奇，只要別人要丟掉的東西載來這裡，我們都可以再利用，吃的湯湯水水也用橡皮刀刮得乾乾淨淨，節約惜福，珍惜一絲一毫的能源，累積福德，到最後我們可以用來幫助更需要的人，利益更廣的大眾，做比滋養個人色身更有意義的事。

譬如，在七十七年無人承辦全國供佛齋僧大會的情況下，獨

資接辦首次由出家人舉辦的供佛齋僧大會，往後並陸續捐資協辦北中南各區的齋僧活動。

另為紀念老人之行誼與德澤，並鼓勵社會知識青年研習佛法，設立廣欽老和尚紀念獎學金，每年至少獎助五十個名額。

此外，於七十六、七年捐助慈濟、贊助華梵工學院（現已改制為大學）興建廣欽紀念圖書館，七十七—八十五年間，陸續協助了中法師建設玄奘大學。了

中法師問我這些錢要如何用？我說：「我們只負責捐款，不過問錢怎麼用法，依你們的需要建設即可。」結果他們在校內設立一棟廣欽紀念大樓，其實我們並不看重這個名銜，也沒要求他們蓋個紀念館，但他們這麼做，我們也隨緣。

了中法師又問我是不是要優先考慮資助大陸承天寺？於是藉這個機緣連絡上祖庭大陸泉州承天寺圓拙老和尚，建設了廣欽佛

教圖書館、佛經流通處、僧寮、五觀堂等工程。

八十四、五年，資助因經費短絀而面臨停工的慧日講堂重建工程，不光因為印順導師是我的得戒和尚，我一開始學佛就看印老的著作，跟著印老學，雖然日後我的因緣是跟著廣公上人出家，接受做事念佛的修行方法，但我對印老仍舊非常敬仰，慧日講堂瀕於停工，我當然是義不容辭地捐輸。

其他還捐助佛光大學（八十六年）、印老的徒弟——

昭慧尼師籌設弘誓學院（八十七年）、美國莊嚴寺廣欽紀念館（八十四年）、超塵老和尚在大陸重修祖庭上方寺，我們也出資協助興建大殿（八十六）等等。

我與塵老的因緣不僅是最近幾年都請他主持餞口，早在五十六年受戒時，即經常看到塵老和演培法師在一起說話，當時我就認得他了，塵老已經八十二

歲了，發心在江蘇省興化市重建祖庭，也是非常難得的事情。雖然我自己在修行上沒什麼成就，也沒有像他們這樣的事緣，但我們可以做個隨喜功德者，隨緣幫助別人修行、興學。

當然我們也不是來者不拒，八十五年，性梵法師邀我興辦鵝湖書院，我去看了，校舍都是現成的，佈置得像旅館一樣，我心裡想，書院是讀書的地方，出家人住這種裝潢豪華舒適的房舍，

到底不太像修行的樣子。雖然性梵法師跟我交情不錯，但是我不能做這件事，我如果拿錢給他，等於違背了老人的道風、對不起老人，我就拒絕他了。

八十二年夏天，我的色身情況極差，兩條腿像有千斤重，走起路來十分費力，我本來就有腿腫的毛病，這次發病像著魔一般，心不注意它就沒事，心若執著在這上面，就覺得很沉重，嚴

重的時候，腿連拔都拔不起來。

我愈覺得不行了，下樓到寺務處，跟道明他們說：「你們有什麼事情要問趕緊問。」

隔沒幾天，去看醫生，醫生說沒病。我突然想起七十四年底，老人圓寂之前，我南下接他回承天寺時，他突然看了我很久，說：「你的壽命很長。」當時我的心不在這上面，回說：「我不注意這個。」現在仔細想想才知道這句話的重要性。

老人他可以看得很遠，很細微的事都可以看得出來，他說這句話是在提醒我，我的壽命很長，不會這麼早往生。我跟老人之間是善緣，很多事情做不成，只要我改變聽他的，事情就成立了。人的一個念頭即可顯現未來的利害，走錯一步即走不成，所以修行難，像過關一樣不容易過。這關過了，以後就沒有重業了，當然微細的還有。

說到病，我不看重色身，我

為常住做事抱持的信念就是——

拼去這個色身，犧牲身命也不計較。所以過去建設的時候，二十四小時待命，其他諸如手腕受傷、腳骨裂了，打上石膏，我都還做事，維那也照做，沒有因為受傷就不上殿、不做事。這是個人因緣，我年輕的時候生病就不吃藥。

我在獅頭山時得了左肩膀風溼和腿腫的毛病，我們山東俗話說：「男人怕腫腿，女人怕腫

臉」，這是出於內臟的病，不吃藥慢慢地會死人，人總是貪生怕死，如果不治，會提心吊膽，所以我還是治，費了好大的勁，也費了很長一段時間，中西醫都看過了，還治不好，我就放下這件事情，誰沒一點病？我心裡就把它當作沒病一樣。

糖尿病目前用飲食控制，腿腫到現在也還是腫，我已經放棄了，把它丟一邊，人家說用什麼方法治，我也不管了。左肩膀風

濕就厲害了，犯了就疼，我貼德國的辣椒膏，拖拖拉拉治了好幾年才治好了，也沒費多大力氣。

主要我們是出家人，心看重佛法，病次要，不要老把病放在心上，出家人的時間很重要，小病又死不了人，不要為了小病浪費時間。

有的時候，早上起來感覺很累，站起來很費勁，可是我要上殿，不得不走下來，到了拜佛時就把這件事情忘記了，拜佛還是

照拜，拜到哪裡都清清楚楚，不到一個鐘頭，一切都改變了。

我聯想到拜山的問題，雖然我因為體力不夠而將全程分成兩段拜，起先很累，但後來勉強著拜也拜上來了，累是平時就會累的，拜山的時候卻不感覺累。對修行人來說，色身有病，勉強一點不是不可能，把心放在常住、拜佛上，就把病情忘掉了。

修行就是在這些比較困難的地方，把心順在懶惰上面，那還

修什麼？對修行人來說，生病時更應該要發心，怎麼發心法？所謂「趙州八十猶行腳」就是發心，「只因心頭未悄然」，因為心裡尚不安定，就算七老八十了，仍要殷勤地找人問法；譬如說昭慧尼師的一本著作叫「鳥入青雲倦亦飛」，這個名字非常好，既然出家了就是要修行，就算活到一百二十歲也要修行，疲累不堪了仍舊要修行，絲毫不可放鬆的！

修行，信心很重要，我們相信有一天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能夠成佛，步伐才會堅定，不容易懈怠，「人生是苦海，彌陀即法船，信心為能度，當下是岸邊」，師父好比一艘法船，光站在岸上觀望沒用，師父若是依照這個法門能夠安安定定的，徒弟依照他的話做，心裡也會得到安定，信才學得成，不相信根本學不成。

如果不相信師父的話，與師

父唱反調，等於相信外道而不相信菩薩了。依照老人的指導，做事念佛，有一天必然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對不會錯的。

過去我是看書的人，喜好參禪，不喜歡念佛，回來承天寺後，老人特別地叫我要念佛，不要看書。我從前並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後來看經上，釋迦牟尼佛也是教我們念阿彌陀佛，這才引起我的注意，我照著老人的話念佛，漸漸地自己也能體證到

念佛的好處，因此現在有人來要求我開示，我也都叫他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念佛究竟有什麼好處？念佛將來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人生的一個希望。我們住的娑婆世界雖然有，但十分短暫；極樂世界處處如意，時時如意，沒有不如意的時間，也沒有生老病死。

我們若是了解極樂與娑婆的不同，就會覺醒娑婆其實是個苦

海，而願意求生極樂了，只要我們有信心、願力，志心信樂，欲生淨土，念佛臨終時，阿彌陀佛必現前接引，即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經過自己的心即是心法，當下的心即是清淨念，就是功德，念佛時心裡會有一種安定的感受，不念反而有妄想煩惱，因此愈念愈想念，從常念、專念到隨時隨地念，愈念愈有勁，念到心得安定、自在，

會覺得念佛其實是一種享受，會覺得念起佛來很有希望。

有的人會問：「光念佛就行了嗎？」對！別小看這六個字，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一輩子都用不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也不是很容易念的，不能說念個三年、五年沒成就便不念了，想換別的法門看看，就算念三年、五年沒成就還是要繼續念，念久了，心自然會聽我們的話，也不用擔心不能往生，佛法講因果，平日用心

念佛、用心做常住的事，累積清淨因，將來必得清淨果，身壞命終時阿彌陀佛必現前接引往生。在修學佛法上要一輩子念佛才好。

經藏都是諸佛菩薩的經驗，浩如煙海，看三年、五年也未必找得到修行的門路，遇到境界時用不用得上也成問題。過去我要到外頭參學時，把大藏經裝箱好，請山裡強健的住民幫我挑下山，老人看著沉甸甸的箱籠，指

著我說：「大藏經在心裡，不是用挑的。」確實，老人一輩子的修行經驗也印證了這句話——「多念佛，經藏就在心裡」。

實際上，我們念佛是為學佛菩薩而念佛，念佛不光為自己念，也要為所有的眾生而念，發大心、發大願，隨緣幫助眾生，與佛菩薩的心相應才能往生西方，西方的阿羅漢也都是發大心的阿羅漢，我們生到西方以後仍然要迴入娑婆度眾生。

所以念佛是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因中有果、果中有因的，念佛是因地，度眾生是果地，我們

們回向時發願求生西方，也同時發願度眾生，因果都包含在內。

大乘佛法就是自己怎樣，希望別人也怎樣，想到自己，想到別人，「自皈依佛，當願眾生……」，所以西方極樂世界是標準的大乘淨土。回向是為利益眾生，但不能光在嘴上念念而已，遇到境界要實際在經文上

轉才可以，所謂功德無量，為眾生才是無量，為自己就不是無量了。

念佛時心在哪裡？念佛時心要與「南無阿彌陀佛」是一件事，也就是把心放在南無阿彌陀佛上，把南無阿彌陀佛放在心上，清清楚楚地念，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也不能操之過急，心才能夠安定，如果貪多，也是一種妄念。

在日常生活中養成念佛的習

慣，一起貪瞋癡念趕緊把佛號提起，念南無阿彌陀佛心裡就會乾淨，心如果在妄想上打轉，就是六道輪迴的因了。

但是叫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念佛是不太可能的事，過去的貪瞋癡業會讓我們不能安安定定、老老實實地念佛，為了消業障，我們要做些利益他人的事情，別小看做事情，它可以讓我們心裡有所寄託，少打一些自己貪瞋癡的妄想，而且做事的時間

也可以訓練念佛，老人曾說：

「修行主要是專心於佛號，心心念念不離佛號，四體作務都是隨喜做的，掃地也是阿彌陀佛，煮菜也是阿彌陀佛，念念阿彌陀佛，事事隨喜不掛礙，心則漸入西方境。」

我們出家後目標雖然放在西方，常常將佛號抱持在心裡，但外表上則要隨緣，大家共住在一起，每個人要負責一部分工作，常住分配的工作我們不能不做，

看到有些人家不願意做的事，我們也可以發心做，這就有功德，外表上看，我們是在那兒做事，但心是不動的。

雖然說要常常將佛號抱持在心裡，但用功夫要自然地用功夫，不一定盤起腿來打坐才是念佛、才是用功夫，吃飯、做事就不能用功夫，不是這樣，我們在隨緣中不失佛號，我去搬石頭，心看重佛號；我去搬木材，心看重佛號；掃地，心看重佛號；空

閒時，心裡自然地想起阿彌陀佛……，這就是一種用心。

以念佛為主，就會時時刻刻注意提起佛號，我們不必等常住的佛七，自己就可以打佛七了，把工作之餘的時間補起來，別人也不知道我們在打佛七。修到遇上喜歡的事情也可以念佛，遇上煩惱的事也可以念佛，心不著在歡喜的或厭惡的事情上，這才是真定。

八十四年，把方丈室遷來三聖殿以後，我漸漸將寺務交給男、女眾當家道求和道明處理，讓他們也學習學習。回頭想想曾經歷過的路，我已經覺得很滿意了。

方丈室裡每日還是照常辦理皈依和接待信眾的工作，除了處理重要的事情外，大部分時間我都拿來念佛。雖然色身體力的關係，我沒辦法隨眾做早晚課，在方丈室裡，我依然按照寺裡的作

息排定早晚及夜間的功課，譬如說起板後，大眾做早課的時間，我自己拜佛；早上、下午各念佛二千聲，當然如果有事情，我也不執著做自己的功課，先把事情處理完再繼續念，以不耽誤大眾的事為原則；傍晚，大家上晚殿，我還是拜佛，夜間一支香念佛，我也在寮房念佛二千聲。

我念佛的方法是用一百零八顆的念珠，先用右手念一圈，是第一百句，再用左手念一圈，是

第二百句，再換右手念一圈，是第三百句，如此左右手交替五次就是一千句，念的速度前一千聲較慢，後一千聲較快，一句接著一句地念，也沒什麼妄想，二千聲佛號大約花一個鐘頭半的時間。

若是沒拿念珠的時候，也可以用十念法，印光大師的十念法是三句、三句、四句，我因採用高低調念，所以是四句、二句、四句，佛七的止靜時間用十念法

是相當適合的。每天這麼念佛，覺得念佛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不禁寫了一偈為記：

念佛定來即是禪，
念多念少任自然，
綿綿佛號心中過，
西方勝境即現前。

【附錄一】

有關柳昇的說明

先祖柳昇，原是安徽懷寧（長江北岸）人，於前明永樂時移入山東。

《明史》：「柳升，懷寧人，襲父職為燕山護衛百戶，大小二十餘戰，累遷左軍都督僉事。永樂初，從張輔征交趾，破賊魯江，斬其帥阮子仁等；守

鹹子關，賊入富良江，舟互十餘里，截江立寨，陸兵亦數萬人。

輔將步騎，升將水軍，夾攻大敗之，獲偽尚書阮希周等；又敗賊於奇羅海口，得舟三百部，卒得季犛及其子澄，升齎露布獻俘被賞，齎師還，封安遠伯，祿千石予世券。七年，同陳瑄帥舟師巡海至青州海中，大破倭，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明年從北征，至回曲津，將神機火器為前鋒，大敗阿魯台，進封侯，加祿五百

石，仍世伯爵。出鎮寧夏，討斬叛將馮答蘭帖木兒等，召還總京營兵。十二年，復從北征將大營兵戰忽蘭忽失溫，以火器破敵。

十八年，蒲台妖婦唐賽兒反，命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圍其寨，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賽兒遁去，及明始覺，追獲其黨百餘人。都指揮衛青力戰，解安邱圍，升忌其功，推辱之，徵下獄，已得釋。

二十年，復從北征，將中軍，破兀良哈於屈裂兒河。予世侯帝五出塞，升皆從，數有功，寵侍在列侯右。仁宗即位，命掌右府加太子太傅。宣德元年冬，成山侯王通，征黎利敗，聞命升為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保定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為參將，尚書李慶贊軍務，帥步騎七萬，會黔國公沐晟往討時，賊勢已盛，道路梗絕，朝廷久不得交趾奏報，二年六月有軍丁李

茂先者，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戶，敕升急進援，而昌江已於四月陷，九月升始入，隘留關利偽為國人上書，請立陳氏，後升不啟封，以聞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時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璽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強起告升，升不為意，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其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眾，官軍殊死鬥，賊驅象大戰，陣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全軍盡沒，史安、陳鏞及李宗昉、潘裡皆死之。崔聚，懷遠人，從成祖起兵，八年從北征

敗敵於廣漠戍，洪熙元年，累遷左軍都督僉事，至是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終不屈，死。

升質直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升敗，沐晟師不得進，亦引還，王通孤軍援絕，遂棄交趾。朝議以升喪師，不令子溥襲爵，久之乃許。正統十二年，贈升融國公，諡襄愍。溥初掌中府，出鎮廣西，廉慎，然無將略，承山雲後不能守成，法過於寬弛，猺獞相煽為亂，溥

先後討斬大藤峽賊，渠破柳州思恩諸蠻寨，而賊滋蔓如故。景泰初，兵事亟，召掌右府總神機營，事定復出鎮。天順初，召還防宣府大同，累進太傅，陝西有警，命佩平虜大將軍印往禦敵，再入涼州，溥閉壁不出，敵飽掠去，躡取數十級報捷被劾落，太傅閒往尋，復起掌神機營，卒諡武肅。孫景嗣，景子文，文子珣，凡三世皆鎮兩廣，有平蠻功，嘉靖十九年，命珣佩征夷副

將軍印，征安南莫登庸，登庸乞降，加太子太傅，又以討瓊州黎賊功加少保，卒贈太保，諡武襄，傳至明亡爵絕。

從，嘗勸升持重廣偵探，引芹站寧橋事為戒，升不聽，軍敗格鬥死。」

史安，字志靜，豐城人，廉重好學，由進士歷官儀制司郎中。

◎節錄自《明史四卷一五四列傳一七》（百衲本二十四史·

台灣商務印書館印）

陳鏞，字叔振，錢塘人，由

清乾隆武英殿原刊本（附王

庶吉士授祠祭司，主事楊士奇稱其清介端確，表裡一出於正。

頌蔚編集考證摺逸）

李宗昉，不知何許人，亦以主事從潘漣，鄞人以後軍都事

【附錄二】年 譜

西元	民國	年齡	簡 歷
1923 年	12 年	1 歲	* 出生於山東省膠縣柳家屯
1931 年	20 年	9 歲	* 信仰九宮道
1932 年	21 年	10 歲	* 進入私塾讀四書 * 極喜愛看書、對出家很感興趣
1942 年	31 年	20 歲	* 父親去世 * 就讀六旺小學一學期
1943 年	32 年	21 歲	* 讀黎明中學，因時局不靖遂告輟學
1944 年	33 年	22 歲	* 冬，與呂琮成婚
1945 年	34 年	23 歲	* 通過偽軍教員甄試，任教於中心小學 * 暑假期間對日抗戰勝利，計劃到外地讀書、夢到白公雞
1946 年	35 年	24 歲	* 春，共軍攻打膠縣，無家可歸，投考五十四軍政工隊員，棲身即墨 * 秋，回校教書，改名柳之奇
1948 年	37 年	26 歲	* 參加陸軍普建班訓練，任三十二軍指導員
1949 年	38 年	27 歲	* 任準備指導員，於五月端陽撤退台灣，移防海南島
1950 年	39 年	28 歲	* 調防澎湖
1954 年	43 年	32 歲	* 到成功嶺受十三週軍事教育 * 親近台中蓮社，但對念佛法門不甚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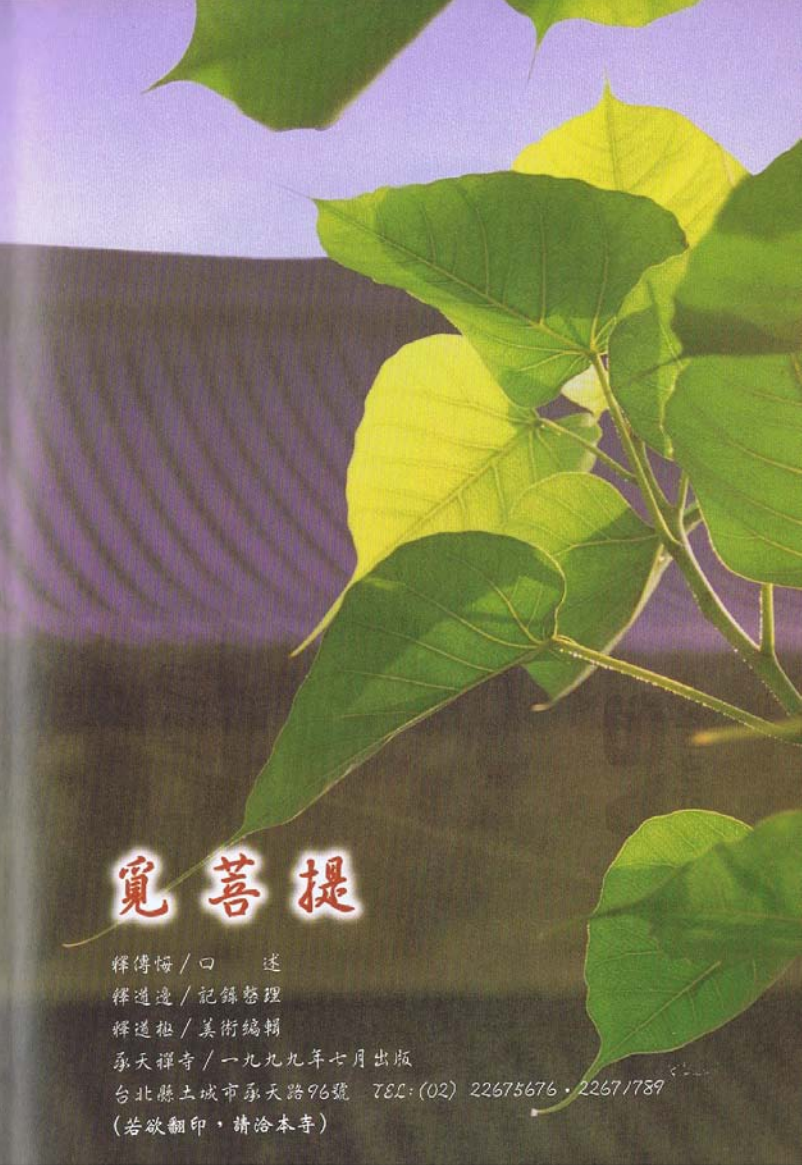


1957 年	46 年	35 歲	*在台中新社鄉遇見張居士，正式皈依，開始吃肉邊菜
1958 年	47 年	36 歲	*在松山寺認識道安法師
1963 年	52 年	41 歲	*秋，退役 *到松山寺接編《獅子吼》雜誌
1964 年	53 年	42 歲	*到花蓮師專特師科接受師資訓練
1965 年	54 年	43 歲	*秋，到承天寺常住
1966 年	55 年	44 歲	*農曆臘月十五日圓頂
1967 年	56 年	45 歲	*農曆十月，於台中慈明寺受三壇大戒
1970 年	59 年	48 歲	*年初，到五指山閱藏 *下半年到獅頭山閱藏，拜《法華經》
1975 年	64 年	53 歲	*春，回承天寺 *夏，到玄奘寺閱藏
1976 年	65 年	54 歲	*春，回承天寺，夢見白老鼠，領悟到自己修行的因緣不在讀書寫作上
1977 年	66 年	55 歲	*七月前正式接任當家 *拆除舊三聖殿、方丈室、大殿、齋堂和男眾寮房，並搭蓋臨時大殿
1978 年	67 年	56 歲	*建三聖殿
1979 年	68 年	57 歲	*三聖殿竣工；建祖師堂及齋堂
1980 年	69 年	58 歲	*祖師堂及齋堂完工；建大殿 *得到清淨的境界
1983 年	72 年	61 歲	*夏，大殿落成 *秋，大悲樓奠基

1984 年	73 年	62 歲	*夏・老人移錫妙通寺
1985 年	74 年	63 歲	*冬・老人回承天寺交代後事
1986 年	75 年	64 歲	*正月初五日老人圓寂 *繼任住持
1987 年	76 年	65 歲	*大悲樓完工 *捐助慈濟及華梵大學
1988 年	77 年	66 歲	*舉辦全國齋僧大會 *捐助玄奘大學建校
1990 年	79 年	68 歲	*捐助慈濟及華梵大學
1994 年	83 年	72 歲	*捐助玄奘大學及華梵大學
1995 年	84 年	73 歲	*捐助慧日講堂、大陸承天寺及美國莊嚴寺
1996 年	85 年	74 歲	*捐助玄奘、華梵大學以及慧日講堂
1997 年	86 年	75 歲	*捐助佛光大學及大陸上方寺
1998 年	87 年	76 歲	*捐助弘誓學院

我是一滴水 江河隨衆流
但希人汲取 不去大海中





寬 菩 提

釋傳恆 / 口 述

釋道邊 / 記錄整理

釋道樞 / 美術編輯

承天禪寺 / 一九九九年七月出版

台北縣土城市承天路96號 TEL: (02) 22675676 • 22671789

(若欲翻印，請洽本寺)



因賅果海

果澈因源

覓

菩提

